DS
793
S452K36

LIBRARY
APR 9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高陵縣舊志序

高陵古雍豫分州之地爲都尉治所爲馮翊首邑爲神皋涇渭所經灞治清濁趙氏漆沮七水之所會也舊有志十餘葉弗傳未成書也宏治庚戌邑人太守劉公嘗修之又弗傳亦未成書也辛酉吾友涇野呂子賓興於鄉姑更創志草後及第爲太史氏志成又歷三十年而後出時則由大司成爲少宗伯矣其志爲畝二爲卷七爲目一十有二首地理者志封域也及渠堰者盡力乎溝洫之意也昔雍田爲上上稱陸海者此也今誠舉鍤而雲決渠而雨則澤民富國不

在天而在人不在古而在今矣次建置及舊署者志裁革而賦如故也蓋嘗有丞簿矣今裁之有驛遞矣今裁之有他鄉里矣今裁之然力小而任日重者不可減站存而濟他邑者不可復志之憫人窮也蓋有拯援之心焉次祠廟寺觀而別先後者辨邪正也亦不得已之意也蓋謂經正民興則邪慝自無今奈之何哉次戶租物產者著小人所以養君子也歷數述者百工庶績之所關也蓋元有授時歷高陵之賢實修之故不得而畧也次禮俗抄畧者著典禮也典禮行則俗斯美矣次職官者有政典在焉孔子之所學

弗可忘也官師而傳及君侯者詳也及馮翊之守者
以德化在是幾於王道焉耳志人物而及節婦科貢
恩廕者涇野子言之詳矣志邸宅陵墓者昭往以示
諸來也彼五陵豪傑之第印崑王侯之墓行不修而
名不稱者皆草木同腐爾矣孰得而志之故昭往以
示諸來者志陵墓而及羌氏者春秋謹微之意也是
皆善政之意而寓乎醇儒之道焉非涇野子其孰能
辨之時嘉靖庚子冬徐令至令公明廉威明年辛丑
令而行禁而止矣乃問志於涇野子刋而行焉夫有
高陵以來經二千年矣至涇野子而志成由宏治辛

酉以來四十有一年矣至徐令而志行君子謂是志
待人而後成待人而後行也信哉涇野子夫人之所
知也徐令名效賢字宗義號几江四川江津人由舉
人先任蒲城教諭後陞於是焉
賜進士出身中大夫光祿寺卿谿田居士馬理撰

高陵縣舊志跋

宏治庚戌秋邑庠司訓西蜀夾江翟公宗器先生一
日過余家曰高陵志歷年既久不惟失之太簡抑且
魯魚亥豕以訛傳焉馬逵達之不辨觀者病之敢乞
詳加修飾以便觀覽庶成一段之美事也予固辭弗

獲讀拔舊志廣詢博訪質諸故老攷諸史傳訂訛去
僞拾遺補闕越三月蒐輯成編其所編事宜見諸凡
例茲不復贅爰命小兒時蘭庠生蕭昂繕寫裝潢成
帙以俟後之立言君子載加採擇焉是禩冬十月
賜進士第中憲大夫前直隸永平知府邑人劉傑跋

刻高陵縣志舊序

此涇野呂公所爲高陵志也君子於是志之行也載
尊之猶古訓然何也古彝教之陳先實後文蓋由腹
心之腴而啓諸膚理其猷爲風化不可尙已涇野公
之爲是志也以之其諸異乎人之志與凡我同方之

士若徒玩心於其章美之炳蔚而忘有事於敦本務實意或罔誠心或罔正頑弗誠廉懦弗誠立焉殊無得於涇野公之志終亦古之棄也有志於服古教化者敬之哉嘉靖辛丑歲除日後學徐效賢頓首拜書

高陵縣舊志序

高陵志作者少宗伯邑人涇野呂公刻之者邑令西蜀徐效賢也刻成謂予故高陵人先塋在焉宜爲序志凡七卷凡十有四則其言約而盡其事核而彰其議論允而確太史氏筆也其作志之良槩乎夫鄉無名賢則文獻不興邑乏善令則政教不立高陵西安

之望邑也其產於斯者有若于元公之恭儉仁愛有
若楊轉運之浮雲勢利有若楊文康之特立獨行有
若朱先生之仁孝禮義迄於今則有若涇野公賢聖
自期聞道有得子嘗推之以爲今之伊川云其令於
斯者修舉政教役志養民亦惟有若劉仁師亦惟有
若种師道亦惟有若張翱亦惟有若張琦亦惟有若
朱璜乃迄今有徐子焉公廉愷悌擬古循良其殆庶
幾矣乎夫鄉人者鄉人之師也鄉有賢而罔師焉無
志之士也前人者後人之鑒也前有善令而背焉以
逞賊民之吏也然則高陵後進之英與夫嗣徐子而

令者可不知所從事哉可不知所從事哉嘉靖辛丑
冬十有一月丁未鄠杜王九思序

高陵縣志舊序

夫志者志其實非以飾輪轅而爲虛車也故志於一
邑一時而貽於天下後世苟事或罔徵則疑信相傳
人將指摘並其名賢實跡而且誣焉何以志爲高陵
舊無志但有抄本率多缺遺漫無統紀不足以信今
而傳後識者惜之太史呂涇野公撰志成編矣我徐
侯將壽諸梓命予序於末簡三讀其志首地理附以
渠堰欲其知王政以民食爲先也次建置欲其知因

革以思古慮今也祠廟寺觀崇正道以闢邪說也戶租兵匠物產驗登耗以制徵賦也歷數觀天時以作人事也禮儀風俗以正禮教也職官官師以定法程也人物節婦以端風化也科貢恩廕以考忠愛也終以邸宅陵墓者欲其知生有實行則歿有令名也次第顛末雅有深意作而嘆曰美哉此志咸正罔缺足爲世則誠非飾輪轅爲虛車也昔明道在鄠晦翁在南康皆首重其志今太史公於斯志編採垂三十餘年其意亦甚厚乎徐侯淸愼公敏而先務此可以占政矣後之產於斯官於斯者讀志而復其善焉固志

之意也嘉靖辛丑季冬靜齋劉守臣書

呂涇野先生自序

縣久無志舊志雖美亦多疎畧宏治辛酉予忝鄉舉即事斯志往來京師篋載以行入翰林後秦晉之越歷海河之奔馳稿未或忘垂三十餘年斯編麤就今春學博楊子時亨以諸友之請使數士來謄此稿予以未員不敢從命乃懇以請發篋與之謄將終編徐侯宗義時以蒲城儒學教諭陞知高陵莅任未久即念斯志請加諸梓予玆固辭門人楊九式等曰我國家百七八十年縣志不著豈非缺典況遇明侯欲行

仁政多用教化適今不梓後復如先矣予始諾之式等取而詳加校書并增一二以答徐侯而劉岸又手圖三次志益章章或曰志先地理附以渠堰何也曰昔在周漢之閒井田既行溝洫未廢民食其利故不頌豐年則稱陸海阡陌既開鄭渠名秦白渠名漢而澧澇灞滻諸水南灌羣塍東漕支渠亦因是以名也厥後官雖設而他委渠既久而或湮地征如初民力衰薄故地理渠堰志復初也建置之志錄諸公署耳縣今裁減丞簿不設而局驛館院之錄不亦多乎曰清平鄉析於三原孝義安信張橋諸里析於臨潼縣

如此其褊小也而稅課猶舊馬驢牛車之站猶給他
地民日滋貧縣日滋罷其誰省憂故志建置以憫今
也祠廟而後寺觀者何抑異端也戶租兵匠物產逼
爲一志者何以兵匠之力物產之財皆出於戶租耳
洪範四五紀五日歷數蓋有國者之所事也高陵小
邑耳而述歷數不亦迂乎曰楊元甫元之大儒也被
徵史局作授時歷雖成於辛巳之年實可千百世行
之無弊也以其縣人也故述之耳禮儀見行有儀注
諸書可勿抄畧矣曰儀注雖本於集禮而未備也又
近年聖皇御制孔子祀典記說未入會典窮鄉下邑

之士安得聞之以相從禮官之後嘗習聞於公所故
因而志之不敢隱也其附以縣俗者且本禮儀以示
必需耳職官之考亦以存舊章也官師之傳秦公子
市或爲君漢趙間侯翟方進或爲侯韓延壽或爲左
馮翊采入官師豈不濫乎曰事有關於其縣者斯志
之且去古則近去今則遠雖詳乎古猶恐其或畧也
人物之志者凡以示後學耳生乎其前者非一二學
然多不傳者生如株木歿如秋草惡乎傳傳之者言
其眞可承式者也故長厚不如漢周文張叔端直不
如唐于仲謐博學守道不如元楊元甫孝廉不如今

宋先生皆非夫也節婦亦人物乎曰男子不如婦人者多矣昔有賢后人且以女中堯舜目之矣科貢恩廕正人物也而又後之何也曰自科貢恩廕而能學道即人物耳不學乎道是科貢恩廕而已矣則何以邸宅陵墓終志也王侯生曰宮邸歿曰陵大夫士庶人生曰宅歿曰墓故生有邸宅則歿有陵墓歿無陵墓猶生無邸宅也語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凡以愼其實於生前也原陵偶陵亦名稱乎曰道雖不足位則有餘故事有以位存者此之謂也又以見執政者之防微也微能防則免彝狄猾夏而無原陵偶

陵矣嘉靖辛丑夏五月壬辰涇野呂柟謹序

高陵縣舊志目錄

卷之一

地理志第一 渠堰附

建置志第二

卷之二

祠廟志第三 寺觀附

戶租志第四 兵匠物產附

卷之三

歷數述第五

禮儀抄畧第六 縣俗附

職官考第七

卷之四

官師傳第八
卷之五
人物傳上第九
卷之六
人物傳下第十
科貢門傳第十一
卷之七
邸宅陵墓第十二

呂涇野先生高陵縣志卷之一

地理志第一

高陵地理葢自虞夏已爲名地大禹導水涇屬渭汭遠於縣南詩稱涇以渭濁亦本於此故雍州風土縣與其合周赧王時秦孝公置左輔都尉於此昭襄公遂封其弟公子市爲高陵君漢隸左馮翊景帝起陽陵於縣西南三十里爲縣又曰陽陵王莽改曰千春其治在縣西一里城周三里光武東都後左馮翊自長安出治高陵長安乃爲京兆於是高陵有左馮翊城在縣西南二里其曰同州爲馮翊之左自高陵而至之或西漢稱也故東漢言爲左馮翊者以高陵名官言馮翊人者多高陵人物也魏黃初元年改爲高陵其治亦在縣西南後魏復徙於今所後周明帝元年析萬年縣入高陵萬年卽櫟陽也而更置萬年於長安隋大業二年復爲高陵七年築城周二里百二

十步今曰土城爲儒學射圃北垣至唐爲畿縣亦隸雍州武德元年析涇河以南置鹿苑縣此地有鹿臺將軍祠云貞觀元年省鹿苑武后天授二年置鴻州以高陵及渭南慶山鴻門櫟陽隸之大足元年廢而縣仍隸雍州會昌元年析清平鄉於三原以奉莊陵縣乃降爲赤矣宋仍爲高陵屬永興軍元屬奉元路至正末李思齋又築鹿臺城於縣西南二十五里尋亦廢明興仍爲高陵屬西安府然又析東南數里於臨潼而縣於是褊小廣二十八里袤三十五里其南省城東南臨潼東櫟陽又東渭南東北蒲城北富平西北三原西涇陽西南咸陽周禮雍州之域井鬼之次漢地志東井十六度至柳八度爲鶉首於辰在未史記魏地觜觿參之分野其界至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陳留潁川河南諸地廣雅曰北斗樞爲雍州而高陵亦與其會是故涇渭屬流於前山原迤峙於後清谷在左洪波在右蓋古形勝

之區高明之國宜乎周漢以來高賢端士接踵而出生乎其後者必不騖於貨利閑乎巧偽引惡伐善身詭於前賢以自卑也

渭河在縣南十里發源鳥鼠山五泉冬夏人可躍涉歷汧隴岐鄠寶雞咸陽北受漳汭南受灃澇滻灞諸水至高陵而益大每遇泛漲瀰漫十餘里然皆南徙不崩北岸雖且崩數年不過一二丈故縣曰高陵云東至潼關入河

涇河出笄頭山歷平涼涇邠涇陽至縣上馬渡入渭故高陵之適長安置南行渭橋及新開渡而過涇渭西南行黃家渡過涇孫張渡始過渭其涇渭之間則高陵雄埠膏腴地也渭橋渡在縣南十里北通蒲城富平諸縣故二縣皆有一舟協濟新開渡在渭橋西二里黃家渡在縣西南二十里當楊官寨前孫張渡在縣西南三十里當艮村前

奉正原在縣南十里自涇陽來過縣達臨潼延及百里高者四五丈涇渭之不能北徙者此也故自周漢隋唐王侯將相多葬於此又名降駕原者舊傳漢文帝誕於此原崇皇地或曰誕於毘沙鎮又傳唐明皇兩幸此寺皆無考

鹿苑原在縣西南三十里自咸陽來當涇渭閒亦名奉正原陽陵之所在也自陽陵之右漢周諸陵絡繹而西伏見交互龍虎隱映此二原其關中地形之勝與

渭北溝在奉正原上或曰亦先正引渭水以溉田者中作而輟涇野子曰近日參政南京劉麟嘗曰使麟在陝西十年當無地不成河渠因問其策答曰北隨凹地以開渠南高涇渭之岸東杜入河之口如李冰壅江作堋法即高陵櫟陽以北不讓江南諸郡然其策雖未易舉其志亦壯矣有志者念哉即今西安之地北有鄭白諸渠南有灃

澇漕灞諸水府設水利同知一人故其地稱陸海稅額獨重於他郡省也然今渠堰未通雖通不均而科徵如故如之何民不貧且逋哉

渭橋在縣西南漢文帝從代來次高陵使宋昌先馳之長安觀變昌至渭橋丞相以下皆迎昌還報代王馳至渭橋羣臣拜謁太尉周勃請閒跪上天子璽符疑此橋當爲中渭橋故蘇林註漢書在長安北二里而縣人相傳文帝生於毘沙鎭故從代來復次於此鎭鎭逼中渭橋路若東渭橋則在縣南十里唐李晟所屯兵處其後自咸陽還軍仍駐東渭橋竟從此地以入長安而劉德信援奉天之難亦嘗進屯此橋以就積粟中橋柱七百五十今水落猶見一二然其地今隸咸陽東橋圮廢無跡高橋在縣北三里中南渠所經郭橋在縣東十里昌連渠經其下蓋自茲入清河矣

阿石橋在迎翠門南一里潤人斗邊高望渠經其下張橋在阿石橋

東八里亦高望渠橋也

御井在接蜀門西十里唐高祖舊宅中井也梁開平中廢今八角井口在龍泉寺中俗猶稱御井云

飲馬泉在接蜀門外十五里相傳漢文帝飲馬於此焉今廢湮

蓮池在縣東偏元時王知縣珪引昌連渠水遶城納水池也今花水皆廢而址存詳渠堰

鹿苑果園在鹿臺下三輔黄圖云安陵有鹿苑果園夫安陵與鹿苑相近然鹿苑實高陵地其土沙淖而肥故花果獨盛今隸秦府

渠堰高陵與涇陽三原櫟陽同體唐縣令劉仁師開五渠於高陵其功尤大也昔者韓欲罷秦使水工鄭國說秦令鑿涇水自仲山西抵瓠口爲渠並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乃注塡閼之水溉潟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鍾於是關中爲沃野秦以富强因名曰鄭國渠至

漢武帝元鼎六年百三十六歲矣兒寬爲左內史奏穿六輔渠以益溉鄭渠旁高仰之田詔議咸令吏民勉農盡地利平繇行水勿使失時後十六歲大始二年趙中大夫白公復奏穿渠引涇水起谷口入櫟陽注渭中袤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得其饒遂作歌歌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鄭國在前白渠起後舉鍤爲雲決渠爲雨涇水一石其泥數斗且溉且糞長我禾黍衣食京師億萬之口此兩渠利也至唐高宗永徽六年雍州長史長孫祥及太尉長孫無忌奏言往日鄭白渠溉田四萬餘頃今毀富商大賈碾磑得水田纔六千二百頃元宗開元九年京兆少尹李元紘奏疏三輔諸渠毀王公家立碾磑者是後乃立水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專其腴每歲少尹行視兵後寖失本根涇陽人果擁而專之公私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徵如初穆宗長慶三年高陵令劉仁師乃循故事考式文又以新意請更

水道杜私竇遵正令列上便宜未行至敬宗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爲
京兆秋九月始具聞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詣白
渠上盡得利病還奏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移京兆下其符
縣主簿譚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眾雲奔挼功十七八涇陽人又以
奇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不宜以畚(音本)鍤近阡陌上
聞命京兆立止之仁師馳詣府拱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
請以額血污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郎入言上前
翌日果有詔許訖工役仲冬新渠成季冬二日新堰成徒奪襏(方末切與袚同蔽膝也)
而舞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矣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仁師彭城人)
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
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用仍歲旱沴(閭計切傷也水不利也)而渠下
田獨有秋明年涇陽三原人又擁其衝爲七堰以析水勢使下流不

厚仁師又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持至水濱盡撤不當擁者由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立祠彭城閘下曰劉公廟云詳唐學士劉禹錫所撰遺愛碑然劉之爲渠實祖鄭白二渠葢二渠旣受涇水下至涇陽縣北白公斗分三限北限入三原櫟陽南限入涇陽中限則至高陵彭城閘下仁師乃分爲四渠一曰中白二曰中南三曰高望四曰禑音吳福也南其中南之支流曰昌連凡五渠中白渠自彭城閘東流經仁村至櫟陽北入清河袤三十里其南七里爲中南渠自磨子橋經坳烏交切不平也下村東經高橋又東過孝義坊入清河袤五十有五里高望渠自磨子橋經魏村及李趙村之閒東過阿石橋陳楊村至臨潼境入渭袤五十有五里禑南渠自磨子橋西南流折而東經毘沙鎭原趙村又東南過渭橋至臨潼境北田王入渭新開渡渭橋之閒中有支流入渭昌連渠自縣西張市里分中南渠東過通遠門下經郭橋

至臨潼境入清河宋太宗至道元年大理丞皇甫選奏三白渠溉高陵涇陽櫟陽雲陽三原富平田三千八百五十餘頃涇河中舊石堰修廣皆百步捍水雄壯名將軍翣廢壞已久功固難就近造木堰用梢樁萬一千三百餘數遇夏水每漂流散失自今溉田既畢命水工拆堰木置岸側可充二三歲之用景德三年太常博士尚賓乘傳率丁夫治白渠洪口直東南合舊渠以畎涇河灌高陵富平櫟陽水利饒足民獲數倍至元太宗十二年梁泰奏撥入戶牛具修三白渠得糧米供軍食於是泰佩金牌充宣差規指三白渠使而郭時中副之直隸朝廷置司於雲陽武宗至大三年陝西行臺御史王承德乞展修洪口石渠為萬世利凡八十五步深二丈廣一丈五尺計治石十有二萬七千五百尺用石工二百丁夫三百金火匠二火焚水淬七內切寒也人日採石積方一尺共日鑿五百尺二百二十五日工畢官給

食用丁夫就役利戶并顧匠傭直委屯田府達魯花赤只里赤督工自仁宗延祐元年二月入役續展十有七步石積二萬五千五百尺添夫匠百人日鑿六百尺此即今所謂王御史渠也文宗天歷二年三月屯田總管兼管河渠司事郭嘉議言去歲三月六日驟雨涇水泛漲元修洪堰及小龍口盡圮水歸涇河白渠內水淺計用十四萬九千五百十一工役丁夫千有六百度九十三日畢於利戶內差撥每夫麻鐵一斤繫囤取泥索一草苫一陝西省准屯田府驗田出夫千六百人自八月一日修堰至十月放水定為年例近因奉元路亢旱差夫又令就出用物實不能辦竊詳涇陽北近水最便不似諸縣遙遠今次修堰除見在戶依例差役其逃戶合出夫數宜令涇陽近限利戶添差一人官日給米一升并工修治至十一月畢其後官政不行豪猾奸民反因行水取財縣自西吳慶豐二里者猶閉或用水縣東南北民

被豪猾據告不獲用水遂并夫役告消厥後高陵令王珪又即縣通遠門下引昌連渠入城中委其餘於蓮池至今有三分食用水之稱宜川王處厚及今參政章元應皆有題王云涇流分派灌長郊未擬良圖入郭澆三限疏通因鄭白一城利濟賴王蕭免勞抱甕功尤重□使濯纓德更超門柳市槐皆得溉藥畦荷沼足豐饒 章云千里涇河百里渠五丁開鑿竟何如愚公舊費移山志赤子今無儋石儲牧委牛羊供乳虎水分升斗活枯魚尋源欲問前朝事聊謝諸生一起予 考此當劉侯及王侯之時士饒稼茂家給人足一有徵調男無鬻產之憂女無夜織之戚至產子以父□□之夫地一也利與不利其孰使之然哉

建置志第二

縣城已見前至於明興景泰元年知縣錦增築之周四里二百二十步廣二百七十步袤一里二百步崇三丈四門東曰距河南曰迎翠西曰接蜀北曰通遠接蜀距河知縣清甎甃之重葺其敵臺及更房十六則天順中僉事張紳所築也城東南隅爲舊蓮池甚洿下雨水

咸注或浸崩城垣民舍知縣輿仁開一水門用鐵窗甎石券甃之縣七街自迎翠門直達通遠門爲正街自通遠門而南三分正街之一爲北街自迎翠門而北三分正街之一爲南街南街之北折而西行直達接蜀門爲西街北街之南折而東行直達距河門爲東街自東街之西迤南西街之東迤北爲中街其南五十步折而東行爲縣街其西爲新街縣街新街無市集市集在五街日輪一街惟六畜柴市在新街其市貨布花米麥優諸處

縣衙在縣街中南面宋曰不欺堂知縣文開建主簿積撰記記曰昔之宰官見於史册其曰不欺者三子産之不能子賤之不忍西門豹之不敢是也特未之見耳及得簿高陵至自古幷聞李大夫美政未詳也越數月見民不爭吏不猾閧閧諸父老曰吾大夫去蠹疾惡如鷹鸇之逐鳥鵲豺兕之赴犬羊桀驁者所不敢欺心無水鑑而了善惡手無權衡而知輕重巧僞者所不能欺至若慘怛一心赤子百里則有知者皆不忍欺乃又揖鄉之賢者能者坐而問焉對曰大夫於詔條之須夙夜奉承若天威之在望上不敢欺吾君人未便安若己推而納諸溝下不欺其民俯仰之間端無愧怍中不欺其心父老曰吾儕曰

以耕鑿爲事微子之言何以知之乃踴躍而歌曰宓琴清彈牛刀割雞以子視我我父母之上下一誠洞然無疑嘗恐一旦被詔促歸使我頓失父母之愛慈我不能爲公爲龔遂之歌我不能爲公爲卓茂之祠然念大夫常聚邑人於茲而顔其堂曰不欺嶽宗政和六年

正廳五楹幕廳在東榮其儀門北數武立戒石亭元延祐元年知縣佐所立

鑾輿庫在吏房北亦西面廳西有屋南面爲名宦張公翱祠有碑或曰獄神祠以獄在工房東南也至知縣清移名宦祠於學中而以此爲獄神廟縣庫在正廳東西室知縣縣丞典史三第在退思廳後土地祠在縣丞第外之西皆景泰三年知縣清建成化十年知縣傑重修廒在丞廳東北正德十四年知縣清重建嘉靖四年知縣興仁以正堂與大門不相直乃西移堂四尺移大門於東丈餘自堂至儀門大門皆改建之其鑾輿庫及土地獄神二祠皆移於儀門外東偏地數丈建之共六楹皆南面獄門亦徙於儀門外門東向又於儀門以

東爲門置馬廄廄六間西有門通吏舍共十有三間退思堂三楹在廳之後左右皆有厢房亦各三楹縣倉在知縣第前之左右預備倉在縣治之東南面宏治初知縣安建當馬道門首縣衙按察司之間至知縣興仁又爲於馬道門之外其知縣翱時嘗建題名石於縣治中三華楊定撰記記曰高陵本秦舊縣自秦以來因革不常令尹舊有題名記兵後不存今斷自至元七年已後受敕牒命服者著爲始使後來者相繼題名張君伯翔屬予以記若夫山川之勝風俗之美僕老矣俟他日一到其處援筆爲伯翔賦之至元十六年歲次己卯嘉平廿五日

鄉里秦漢不詳唐制七鄉其一曰清平元置五鄉曰仁義奉君修眞上原閏國　明興置二鄉編戶十五里其三里則續增泰順鄉管八里曰郭下在城曰渭陽在迎翠門南渭河之北曰張橋在渭陽之東曰渭橋在渭河南北曰奉正涇河南北皆有之曰安信雜處縣之四方慶安鄉管七里曰東吳在通遠門西北曰西吳在東吳之西曰慶豐在西吳之南曰孝義在距河門東曰永豐永甯治化雜處縣之四方

坊村鎮店元初百十有九明興有名者七十有五自通遠門而出者十四曰高望南屯仁壽屯邱店仁村南王化北王化水堡俯流吳鄭坊吳仁坊東吳仁坊劉趙三水寨

自距河門而出者八日小紀大紀中王孝義坊江流郭橋張橋三杜
自迎翠門而出者十九日古城阿石七雷南屯陳陽天佑徐吳鄭村
党家屯司馬上馬渡新開渡東馬坊西馬坊鄭家店賈店小張吳村
犇頭自接蜀門而出者三十四日昌連渠通遠坊兪家寨郭村店子
頭灰堆坡西吳小吳大吳坊晏村何村蘑干家王蕭張張市坊蕭康
橋磑魏村　原李趙驚馬毘沙鎮東成王西成王孟村降駕原坊下
原趙姜李中高村北高
村窯子頭鹿臺營艮村

儒學在東街西偏南面漢唐之制不詳宋哲宗紹聖元年縣令革創
建縣尉梁嘉撰記　記曰學校編於鄉黨壯者以暇日絃歌肄業故士
民陋而朴介於涇渭之間者負河隈以爲險齊民方且虞寇孰能治
學校耶紹聖之初天子以憲章繼述爲念邑令朱公思欲奉承聖化
始至摧抑兼并踰年政成士人始欲向學會運使張公按臨斯邑郎
以建學爲請得錢二萬闢廊宇相對十二楹面宣聖殿爲講堂各三
楹西廡東向七楹門三楹東其戶門之兩翼爲二齋中亭以限內外
前墉後庖落成之初邑民大悅漢唐之盛雖期門羽林悉能通經諸
蕃子弟屢請入學夫學者之性如泉淵導之爲江河塞之爲汙池習
使之然也吾徒被育德化非若武夫彝狄期於致遠而後已哲宗紹
聖元年
崇甯四年縣令棟奉詔重修棟自撰記　記曰學校之設久矣大
歲所取科舉之士率不由於教養人既異習學或浮僞欲其勵廉恥
敦風化向不能人人而訓之也今天子卽位紹述神考之政作新人

才崇甯二年詔天下行三舍以察行素嚴月試以考藝能於是命州
縣出常平錢悉建學舍俾守令以董之遣使者以總之越明年有旨
罷科舉申命有司凡學舍隘陋供饋疏薄悉致之於法是以天下慄
然奉行惟高陵縣學昔在城南瀕於大溝有屋三十五楹乃紹聖元
年所增置也至崇甯二年首承明命更添三楹外悉仍其舊與先聖
殿相對其閒不能咫尺兩廊分三齋僅能列其几案私覿之舍及夫
架閣祭器經書糧儲之庫皆闕焉至崇甯四年臣棟備員令職實董
其事於是斥官地以廣之南北四十有二步東西五十步實其溝壑
高其垣墉移舊增新共七十楹上以奉承天子 大觀三年五月知縣
之德澤且以寬下吏我官之責徽宗崇甯四年
璽奉敕建御制八行八刑條碑 設學校置師儒所以敦孝弟明人倫厥考成周之隆教萬民而賓興以六
德六行否則威之以不孝不悌之刑比已立法保任孝弟睦婣任恤
忠和之士去古緜遠士非里選習尚科舉不孝不弟有時而容故任
官臨政趨利犯義詆讕貪污無不爲已近因餘暇稽周官之書制爲
法度諸士有善父母爲孝善兄長爲弟善內親爲睦善外親爲婣信
於朋友爲任仁於州里爲恤知君臣之義爲忠達義利之分爲和諸
士有八行見於事狀著於鄉里者鄰保伍以行實申縣縣令佐審察
延入縣學考驗不虛保明申州如令諸八行孝弟忠和爲上睦婣爲
中任恤爲下士有全備八行保明如令不以時隨奏貢入太學免試
爲太學上舍司成以下引問考驗較定不誣申尚書省取旨釋褐命
官優加拔用諸士有全備上四行或不全一行而兼中等二行爲州
學上舍上等之選不全上二行而兼中等一行或不全上三行而兼
中二行者爲上舍中等之選不全上三行而兼中一行或兼下行者

為上舍下等之選全有中二行或有中等一行而兼下一行者為內舍之選餘為外舍之選諸士以八行中三舍之選者上舍貢入內舍在州學半年不犯第二等罰升為上舍外舍一年不犯第三等罰司成以下考驗行實聞奏依太學貢士釋褐法取旨推恩中等依太學上等法待殿試年推恩下等依太學中等法諸士以八行中選在州學若太學皆免試補為諸生之首選充職事及諸齋長諭以八行考試為上舍上等其家依官戶法中下等免戶下支移折變借身丁內舍免支移身丁諸謀反謀叛謀大逆子孫同及大不恭詆訕宗廟指斥乘輿為不忠之刑惡逆詛罵告言祖父母父母別籍異財供養有闕居喪作樂自娶釋服匿喪為不孝之刑不恭其兄不友其弟姊妹叔嫂相犯罪杖為不弟之刑殺人畧人放火強姦強盜若竊盜杖及不道為不和之刑謀殺及賣畧緦麻以上親毆告大功尊長小功尊屬若內亂為不睦之刑詛罵告言外祖父母與外姻有服親同母異父親若妻之尊屬相犯至徒違律為昏停妻取妻若無罪出妻為不婣之刑毆受業師犯同學友至徒應相隱而輒告言為不任之刑詐欺取財罪杖告屬耆鄰保伍有所規求避免或告事干已為不恤之刑諸犯刑縣令佐州知通以其事目書於籍報學應有入學挨籍檢會施行諸士有犯不忠不孝不弟不和終身不齒不得入學不睦十年不婣八年不任五年不恤三年能改過自新不犯罪而有二行之實者鄰保伍申縣縣令佐審察聽入學在學一年又不犯第三等罰聽齒於諸生之列

然廟毀於金兵元中統二年權縣丞張鼎更建明興建文閒詔罷北方學校遂廢永樂閒始復之至景泰後歷知縣錦琦傑皆

增修之署備宏治初知縣讓重修知縣安爲撰記記曰高陵縣儒學在縣治北講堂之前僅七丈許皆民舍蔽之門復偏曲於東齋之旁成化辛丑春洪洞段侯讓來令斯邑遂出己俸以倡邑民乃鳩工庀材撤舊堂三楹爲五楹二齋爲七楹號舍庖厨亦皆新之民舍蔽前者以價購之縱八丈有奇橫三丈有奇改曲路而直之左爲師儒廨舍贊襄其功者則縣丞鄆邑王君彥敎諭洛陽侯君翰訓導廣漢趙君政經始於成化癸卯春至甲辰秋而落成嗟夫正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然風俗必待賢才以正賢才必賴學校以得之今段侯振揚文敎而充拓作新乎學校其亦知所本矣俊秀之遊於斯者必正心術於隱微辨義利於毫忽則德行顯風俗正而禮義興庶不負朝廷敎化作養之恩而於段侯作新之意亦不孤矣宏治元年

敬一亭三楹在明倫堂之後南面嘉靖十年知縣剛建明倫堂五楹二齋皆五楹儀門三楹爲敎諭高先生儔所建大門直達東街然止一楹其西有坊曰育賢今廢訓導之第在儀門之外東西面敎諭第在堂後南面內號在其後迤東外號及撰堂在文廟神厨之東射圃在神厨東北東面學庫在東齋之南司吏無房借之以居於是禮器典籍多散逸至學倉則又借東廡之南餘卽折屬戟門處嘉靖四年知縣興

仁以學門卑狹乃買民地令醫官郝九臯督工築崇其基建門三楹又移明倫堂於西北丈餘及兩齋皆改建之名宦鄉賢則南移三丈共六楹一門乃遷北向西向之號舍十有二間於東北卽射圃地以遠民舍又建進士題名石於明倫堂側提學副使蘭谿唐龍撰記

稅課局在西街興國寺之東南面元宋以前雖毘沙渭橋二鎭皆設稅官如知縣盧佐刻石有承信郎監毘沙鎭酒稅田定忠翊郎監渭橋鎭酒稅王仲修忠翊郎巡檢楊章云自縣析滅後其罷之景泰間又以縣小革縣局官稅則固自增也

神臯驛在縣北百五十步今亡久矣夫高陵古雖名縣然其地東南析於臨潼西北析於三原今甚偏僻而馬驢牛站以給他驛遞如渭水白水靑家堡高家堡者幾百餘頭匹以爲高陵褊小非大路若是也然自夫有識以來凡出使三邊及四川雲貴卿大夫士暨差使人役卒避遠省城輒自渭南或臨潼徑趨高陵西來者亦然當其煩擾

不滅渭水諸驛而站役反給他處使者過越縣官至無以辦夫馬即令里甲顧賃歲無虛日蓋有竭縣以作者矣安得復神皋驛掣回本縣給他驛遞者牛馬及所析去三原臨潼諸里庶幾其少均平

鴻臚館在迎翠門南十有八里未詳建置之由或曰漢唐故有或曰元置焉今廢

陰陽醫學正統五年建在縣街西北隅後廢宏治初知縣安建於新街東偏南面二楹尋又圮廢知縣剛令醫官郝九皋督工改建於按察司東偏

僧會司宣德元年建在西街西偏興國寺中南面正統元年僧人謙守一重建

道會司正統十年建在玄玄觀觀在城隍廟巷中南面景泰元年道人鍾子鳴重建其街南故有里長房

申明亭在縣街之西南面宏治初知縣安建然止廠廈三間無戶牖人或便止其中正德初知縣璠置粉牌焉曰申明亭人至是少褻矣至知縣興仁更建三楹始嚴整

旌善亭在申明亭之西南面其建廢同申明亭

布政司在新街之西南面正統元年建天順八年知縣政重建然正堂卑淺東無厢房大門土築二墩空其中以爲門後堂亦隘嘉靖四年知縣興仁悉撤之建正堂後堂皆五楹厢房皆三楹平其墩爲大門三楹二門角門皆新之大門外東拓地殆三丈爲官廳亦三楹成化中參政西蜀鄧山至此嘗有題隔煙宵柝下城臺一騎遠從山外來月色有情隨客至燭花何事向愁開綢繆棫樸爲薪槱次第剛刀芟草萊盡日塵中忙似火幾時心上冷如灰

按察司在預備倉之東南面所謂蓮池者在其前東偏也正統元年建天順八年知縣政重建成化十年知縣傑重修嘉靖四年知縣興

仁重建前中後堂皆五楹門廳亦如布政司前提學馬先生中錫嘗有題馮翊城荒起早秋渭川依舊背城流西風野闊行人少落日天低去鳥愁瓦勒鴛鴦夕見翠壁分蝌蚪字還留唐公故宅西平冢千載滄溟一泡休

府廳在中街南偏東面不詳建置年月甚褊淺自門至後垣不及十餘丈嘉靖四年知縣輿仁改建增飾視舊煥然新矣

諸急遞鋪在城總鋪在縣衙預備倉之間渭陽鋪在縣南十里涇渭北干艮村鋪在縣西南三十里當艮村前皆知縣安重建其艮村鋪東北十里淺鋪則知縣璜建若諸郵亭及正房廂房皆知縣輿仁重建巡鋪六在中街者二其餘則四門之內故所有也鄉中巡鋪在各大村

社學舊無定所宏治初知縣安建於陰陽學東一楹是在城社學也然既久頹廢至知縣輿仁改建於西街西偏三楹其諸里社學惟東

吳者在店子頭西吳者在灣李之東慶豐者在魏村安信者在晉文公廟之東偏南面

渭上書院元仁宗延祐初建見元學士蕭㪺所撰三原學古書院記中當在縣南渭之北干或疑爲楊文康公築然潛齋隱處者也是未可知

演武教場在迎翠門外西偏北當隍之南岸有臺周五十餘步臺土有樹三檍或曰知縣讓建

養濟院在西街宏治初知縣安建正德十四年知縣淸改建於又元觀後塔寺巷東面

漏澤園在迎翠門外西偏教場之東東面或曰知縣安重建者也

高陵縣志卷之一終

呂涇野先生高陵縣志卷之二

祠廟志第三

文廟在儒學之左南面宋紹聖元年縣令革創建崇甯四年縣令棟奉詔重修然皆毀於金兵元中統二年權縣丞鼎磬蓬更建宜川王處厚撰記鼎亦自爲之記 王記曰夫子出周之衰時命大謬傷道之春秋二祀惟本縣文廟建至故金貞祐間兵災併毀已盡厥後干戈荐作俎豆無聞惟有張公君寶權充縣丞之職觀其故址慨然興嘆卽與縣丞雷公一議公乃助緣贊成於是張公負勤勉力罄篋輸貲募工重建正殿三間幷兩楹窗戶三間塑宣聖鄒兗三尊繪采一新比之舊跡未幾一二奈力不克施材不克辦餘皆以俟後人中統二年 張記曰昔孔子贊天地之化育韓唐虞之至道爲法於天下傳於後世有國家者推而尊之享用王禮值金德衰人亡禮廢鼎本汴人也壯歲罹兵寓跡於此因而家焉庚辰秋卽中統元年也登宣聖廟環瞻圮址遂鳩工聚材復舊基立正殿設尊像亞以顏孟闢中門徑達市衢由是二丁且望來人進拜幸濫觴焉厥後日夜祗懼復計財屬匠面正殿之南立講堂十二楹翼殿兩序各四十楹七十子冠冕服裳繪衣品制舍宇經營歲月困身勞慮竭產罄貲甯辭空匱上以輔國家廣開學校之猷次欲紹官屬載嚴春秋之祀嗚呼天未喪道豈假手於羈旅之微人覬覦同志君子觀之發憤倘葺而完諸誠

予所願也

至元三年明興歷知縣錦琦傑讓增拓文飾則畧具矣大成殿五楹戟門三楹東西廡皆七楹序袤四十步櫺星門直達東街琦建廟時前禮部侍郎翰林學士東魯邵彬撰記記曰文廟祀先師孔子使學者釋奠釋菜以不忘其所自其嘉惠後學之意至矣我國家列聖相承稽考古文作新廟學故賢才之興于于焉顒顒焉出為邦家之光以鳴太平之盛者後先相望高陵西安屬邑密邇三輔近歲得安邑張公鍾潤來知縣事識大體而富文學廉正有為民畏而愛之首謁廟學慨然修復自禮殿門廡以至講堂齋舍悉撤其舊而增新之加丹堊於圬鏝飾金碧於棟宇高明亢爽足稱心力於是聖賢有像釆章炳煥而德容儼然講習有所周旋進退而禮文秩然藏書有閣館師有廨與夫豆籩簠簋之潔修庖湢庫庾之完具卓然觀乎涇渭之間而邑之士庶得有所瞻仰而依歸者大尹之力也經始於景泰丙子十一月之朔落成於天順丁丑十二月之望相其事者則縣丞崔瑜典史劉榮也宏治六年知縣舟改建櫺星門壯麗倍昔神庫仍借西廡之南餘神厨在東序之東南北面宰牲房在其北後廢多借宰於觀德堂至知縣興仁皆重甃改修兩序之基皆用甎甃

啟聖祠在東廡之東南面三楹嘉靖十年建

社稷壇在接蜀門北百餘步宏治三年知縣安重修洪武初二壇分祭至八年始合為一（壇制四面皆二丈有五尺高三尺壝周九丈有五尺培石於壇上高二尺五寸方一尺木主二皆高二尺有二寸方四寸有五分）神厨牲房皆三楹在壝內東偏里社稷壇在各里而郭下里者在接蜀門外關王廟前西偏然久頹廢知縣興仁皆重建之

風雲雷雨山川壇在迎翠門外東偏亦知縣安重修其分合及壇壝神厨牲房皆如社稷壇之制然無培石門一在南壝中南面木主三幷城隍也然亦久頹廢知縣興仁皆重建之

邑厲壇在通遠門外正北一里亦知縣安重修壇壝房厨亦如山川壇之制鄉厲壇在各里郭下里者在距河門東北百餘步俗稱白骨祠然久頹廢

城隍廟在中街北偏西巷內南面宏治末知縣璜重修正殿五楹東

西廡各十有五楹有門坊焉在巷口東面其扁則故太師三原王端毅公所書其記爲郎中邑人高選撰記曰幽明之際遠矣惟誠可格況城隍禦災捍患衞庇生民通節內外自唐以來郡縣皆崇祀之至今世與守令相表裏凡祈禳報賽悉歸焉本縣城隍祠在縣治北中街之西朱侯名璜字敷威山西太原名家也以縝稟重厚之質英敏卓犖之材由省進士授吾邑大夫莅政之初慨然修復又以興利除害禁革奸弊默禱而期佑焉神鑒其誠感通夢寐曰民之淑慝吾當察報侯遂以作廟事謀諸縣丞名山陸君宗典史澤州李君秀教諭瀘陽高君儔訓導獲嘉和君纁宜賓楊君蓁幷邑之賢士大夫民之父老乃首出己俸諸君亦樂從之民亦貲助歡趨乃撤舊殿三間增五間殿前長十丈有奇大門三楹左右司房各有十五間功既告成董役邑民任智輩將刊貞石請記予惟事有當爲而爲之者爲是沮之者爲非城隍土主血食一方朱侯既能盡心協謀以完修爲己任而一時賢僚屬良吏民又能樂於資助而無所齟齬其匠作工役亦皆樂事勸功可謂知所當爲而爲者矣自今以始禱祈禳禬昭答如響福善禍淫報應不訛孰非我侯作廟昭事之誠哉宏治四年

漢景帝廟在縣西南三十里鹿苑原上當陽陵前南面正殿五楹齋堂牲房在其東漢書景帝五年作陽陵後三年葬之帝王世紀曰陽陵山房百有二十步高四丈明興自洪武來皆有諭祭文然自正統

至嘉靖改元祭文詞多同 文曰維洪武四年歲次辛亥二月乙卯朔越十日甲子皇帝謹遣侍儀舍人臣閔毅致祭於漢景帝之陵曩者有元馭世天下紛紜朕由此集衆平亂統御天下今已四年矣稽諸古典自堯舜立極列聖相傳爲生民主者陵各有在雖去古千百餘年當修祀之朕典百神之祀故遣官賫牲醴奠祭修陵君靈不昧尚其歆享 維洪武三十五年歲次壬午七月壬午朔越十五日丙申皇帝謹遣道士畢友聞致祭於漢孝景皇帝曰自古有天下功德及民者當享百世之祀我國家崇祀古昔帝王厥有常典今朕遵祖訓奉天征討卽位之初求惟聖帝明王陵寢所在不可不致敬是用奉鄉幣牲醴以祭惟皇帝有治世之功有安民之德歷世雖遠神靈不忘其尚默贊元化孚佑下民俾臻太平之福朕其敬祀萬世無斁尚享 維洪熙元年歲次乙巳三月辛卯朔越十五日乙卯皇帝遣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呂震致祭於漢景皇帝之靈曰惟帝漢之令主有德有功朕於嗣位之始率循典章祗遣廷臣敬修陵寢惟帝歆鑒尚享 惟宣德元年歲次丙午二月乙丑朔十一日乙亥皇帝謹遣太甯侯陳鍾致祭於漢景皇帝曰惟帝統承先業保乂家邦民賴以安功德惟茂予嗣位之初特用祭告尚享 維正統元年歲次丙辰正月丁卯朔越十五日辛巳皇帝謹遣魏國公徐顯宗致祭於漢景皇帝曰予嗣承大統追惟前代嗣君克紹先業用保生民者心存景慕謹用祭告惟帝享之

名宦鄉賢祠 在文廟之東南面宏治間知縣璜以提學王先生雲鳳學規改梓潼君祠爲鄉賢祠然止一櫝而梓潼君像猶存焉正德十

三年知縣清乃合文昌名宦鄉賢為一宇三室建於舊祠東北中文昌星石主東名宦祠祀漢韓延壽王尊張湛唐李晟崔元暉韋應物劉仁師宋朱革种師道李文開金張翱元張崇及今張錦張琦劉安高先生儔西鄉賢祠祀漢周仁張毆唐于志甯李嗣業元楊恭懿及今墨麟宋教授公玉至知縣與仁又移二祠於南三丈共六楹

三皇廟在距河門外三里葢宋元時建也成化閒邑人宋教授公卒孝義里社人重修

后土宮在距河門外北偏六七十步南面殿後有湫池甎甃至泉禱雨禳疾者咸取焉東街社人所祀相嘗以為方社神故撰其碑曰高陵后土宮云 記曰高陵距河門東北有祠土人因其像曰嬢嬢廟成化初提學副使伍公福扁其殿曰后土宮宏治中知縣朱璜時社人建獻殿記其梁曰坤柔宮相自先世以來生長神之境內求其名不得其義葢知土人之稱意雖親近於褻如大夫學士之稱意雖尊近於僭褻則不恭僭則難格社人何以事神考古經據今典其方社之廟乎夫社能出百穀養庶民社陰也有母道故土人因

是而稱也社土也實地類故大夫學士因是而稱也昔者魯大夫季孫意如旅泰山孔子譏其非分庶人而祭地祇於制何居如士人之稱謂若櫛髮坐水鞭龍騰仙者說則又惑衆誣民背經遠矣故謂祠爲方社之神故曰高陵后土宮我太祖高皇帝初制天下鄉飲酒禮府州縣行之學宮社飲酒禮里人百家行之社祭之後故今東街社人春祭神以三月十八日即古祈穀之意其遇雨而賀即古秋報之意其他遇旱而雩遇災而禳遇疾病而禱遇無子孫而乞皆於神所然惟祈穀之禮既畢社人序齒燕飲猶存初制而神爲方社審矣夫神既主一方生民之命是默贊天地之泰陰暘山川之鬱秀毓品彙之生保茲蒸民申眷窮獨使君子獲福足勸爲善小人獲禍足懲爲惡則一方人衆戴神眞如慈母畏神眞如鳴雷矣東有道院司香火者居之殿西以北有屋三楹盍古集場坊所改建者也社中士人多讀書其中相舉人時亦嘗居以授徒因名曰雲槐精舍夫相既論記如右以俟正於後之君子乃繼以詩使有事祈報者歌頌焉曰歸歸上神廟此縣東璇題凝月金楹抱龍濁涇孔肥烝雨亶時霡霂優渥來牟未旗有羔有豝鐲鐲者酏偕我老父薦此春祈禊縣未脫雞鳴荷犁勿勿鹵莽無本不枝其饁縣縣有菽暨藜我田孔度來不逭霖年不秕霧糜芑秬秠五六月雨饎我妣祖以饌父母夙春夜織先公室賊口惟土有神慈我無疆數口之家食神之英渴則汝泉飢則汝饘疾則汝呼寒則汝緜保茲孫子既有豐年嘗我妣祖豈不來言螟蔭蠹賊匪火不生湖海之鯉苓蔚之禽殺時羔豚有酒在罌如清水湍工人奏鼓奏鼓吹笙蕆調如麻匪神胡生

東嶽廟在通遠門內東偏城下南面北街社人所祀

紫淸宮在迎翠門外東偏南街社人建祀紫微星者也

龍王廟在南郭門外西側南街社人所祀以禱雨者也

義勇武安王廟在接蜀門外南面其西廡則劉先主三顧草廬像也神刀重百斤元至大四年涇野子之遠祖諱世昌及夫人李氏鑄其鐓有識銘殿偏爲元學士蕭𣝣所書蓋名筆也廟爲西街社人所祀會在四月八日宏治初社人重修敎諭高先生儔撰記記曰縣治西三十步許有漢末武安王廟肇朱迄元遺碑尙存口國初遍禮百神邑人復加飾焉凡旱澇禱之疫癘禱之歲久圮壞邦人各捐貲供力以重修之功成李翰等請記按神河東人雖膂力絕倫而堅强不屈之氣充養獨得時奸雄染指漢鼎神乃慨輔昭烈以圖興復而大義著於天下其討樊之舉威震華夏當時雖魏吳割據罔不畏慕惜天奪神速不果恢復可爲扼腕又按祭法有功於時則祀之有惠於民則祀之粤自風后力牧而下凡幾世凡幾將非不功存社稷惠及生靈或祀於當時不能及後世或祀於一方不能遍天下或祀於公所不能及私家獨神千載而下或塑形或繪像若都邑若村落若公私罔不攄忱薦虔噫嘻神何爲而起人心若是耶人同此心心同此義允宜血食餘繇弗絕矣詩曰炎祚將移昭烈興惟神篤棐爲驅兵義勇凛凛昭日星膽氣轟轟懾群爭三分割據威信行守鎭荆襄境土淸天不祚漢

神蚤甍烝黎欽慕繪其形祠宇巍峩儼若存不殊遐邇咸傾忱禦災捍患福生靈默翊皇圖億萬春宏治四年

鹿臺之神廟在縣西南三十里鹿苑原上相傳佐軒轅黃帝破蚩尤者事遠可疑旁有雷石風洞俗又謂之雨磨以禱雨多應也今為奉正里人所祀元同州學正蕭逢春為縣令楊翰主簿陳天瑞禱雨有應撰記

記曰天不言而臨於下其代天行化利物濟民者皆神之功也高陵昔之名邑西南三十里有廢曰鹿苑中建鹿臺將軍之祠北靠涇流南襟渭水西控咸陽東望驪宮地形蟠踞風景蕭幽大德已亥夏旱經彌月本縣達魯花赤太帖木兒縣尹楊翰主簿陳天瑞集訪僚屬耆老僉謂鹿臺之神禱雨而雨祈晴而晴殿旁之石曰風雨派分其八謂之八水挽之轉於祈禱之地視其方也若求見中雲氣上騰必應主簿乃齋心潔己露頂徒步率里人杜忠等於六月望後三日昧爽至祠下爇香叩首禱曰如獲感應當勒石頌功述德以答神貺遂請湫還抵山下俄見日斂雲垂風飛電掣墜天瓢於撫掌之間瀉銀河於旋踵之際越三日乃霽及餞神送水回叙前舉而本末無考涇之北下廟有遺碑乃前金皇統大定間閭里富民敬仰神之威靈建祠爲崇奉之所碑云父老相傳鹿臺將軍佐軒轅破蚩尤之亂有利於國有功於民由此觀之神之豐功偉德照耀古今用當采覽刻之擧炎辭曰猗與鹿臺地闢天開神武莫敵孽妖竟摧作霖極旱潤物阜財當勒金石永傳後來大德四年

晉文公廟在通遠門北三里南面中南渠在其前文公爲公子時出亡在秦秦康公嘗送之渭陽作渭陽篇故邑有廟今爲安信社人所祀

齊大夫晏子廟名嬰在接蜀門西南八里爲晏村社人所祀晏村社人曰嬰故里也夫嬰齊萊夷朐人故里之說無據或者出使在秦其後人慕其賢而立祠乎

唐鄭國魏公廟在接蜀門西南十五里窯子頭社人所祀夫徵魏州曲城人而高陵有魏綸氏者金進士也自言爲徵後嘗起祖塋於降駕原原去窯子頭甚邇徵廟在窯子頭亦有自與蓋徵卒陪葬昭陵其子孫遂籍馮翊未可知也魏洪又言猗氏有徵塚

上騎都尉馮公祠其門額舊曰護國西齊王廟俗曰府君廟在縣西南七里內有周朝隱撰紀孝碑碑曰君諱本長樂信都人也周之爲主天子授以丕基晉則有人丞相登

其寵渥會祖某後魏外兵參軍北地郡丞祖悅宇文朝驃騎將軍安定郎中令與隋文帝有舊辟命不出國步重清出爲嘉州峨嵋縣令父賢隋校書郎國初率子弟應接義旗加通議大夫檢校定州北平縣令君解褐利州參軍徙綿州參軍頻丁憂去結廬在墓負土成墳僅全毀滅之中重起奪禮之內服闋遷淄州錄事參軍乾封中擢亳州錄事參軍以咸亨四年卒於官春秋六十有四夫人楊氏繼夫人某氏以久視元年五月二十二日合祔於先塋禮也嗣子敦直匍匐感咽庶祈不朽之文朝隱竹簡舊遊遂口遺口有口口愧口口直書口銘其口俾刻於石其辭曰瓜瓞緜緜系於周年畢公是出畢萬是遷仕晉何代封魏何年食采命氏馮鄉有焉符運代起水火更王在燕稱孤入魏爲相士流模楷名教宗匠冠冕搢紳允歸時望光光郡丞挺生其後昂藏獨得耿介自守辭疾北地養高林藪雖郎千騎非義不受赫赫驃騎聲雄五都盈尺美玉徑寸明珠盧綰郎舊雍齒何辜或出或處與時並驅爰降異靈是生良宰陰陽數術篆籀文彩搞鶩未振潛龍有待以忠事君其跡斯在鳳凰有雛口口有駒雛鳴鏘躬驅行昂昂登口胄子擢於上庠參卿軍事其道逾光盡節匡時受命河洛典茲制舉繩違景亳物情刻剡代口口口無謂我固藏舟於壑哀哀嗣子惴惴餘口孝友成性忠貞令名通於天地感於神明無搢雄筆以紀頌聲千秋萬歲灌木豐草子孫盈門軒車充道或青或紫以拜以埽拔其遺文與天同老口嫡子銀青光祿大夫臨直昭文館上柱國長樂縣開國男

敦直書先天元年十一月

西平王李公祠在迎翠門南十里渭橋北百餘步墓前西向唐大學

士裴度有撰記柳公權書宏治間王二十五世孫參政蕪湖贊令知縣璜建祠贊撰有祭文并詩正德間教諭李應奎申准提學春秋祀之副使曹連有題碑曰惟天錫成命於我唐保茲國祚生此人傑則西平王李公其是乎不然何覆暴如風振槁葉戴君若鼇冠靈山橫流之中一匡而定公諱晟字良器其先隴西人後徙京兆曾祖嵩皇珉州刺史祖思恭皇洮州刺史贈幽州大都督考欽皇金吾衛大將軍隴右節度經畧副使贈太子太保代有名跡雄於西土公幼好學學不爲人及讀呂張孫吳之書慨然有經邦濟物之志未弱冠遊秦涼開元侯宿將見者咸器異之乾元初嘗客武都值酋豪以鈇守搆亂殺畧平人公與所從十數騎馳而射之殪其爲魁者餘黨遂遁冠所虜獲積如邱山公一無所取椎牛釃酒享士而去邦人咸服具狀以聞特拜左清道率飾以金紫將朝京師自獻方畧屬裔獒紛擾有士急賢河隴將帥相繼表用歷二府右職所至常以才謀爲其委重累遷至光祿太常卿階爵在第一品涇原四鎮北庭節度都知兵馬使懸識虜態周知地形應變不窮有奪有待驤驟庭而莫展雲出岫而斯飛代宗徵以左金吾衛將軍爲神策兵馬使屬羌蠻犯蜀朝廷濟師命公督禁旅絕棧道而往救焉公銜枚過險出賊不意連下堅壁遂誅首惡還授檢校太子賓客且復舊職建中二年田悅以魏叛德宗極意致討悉起徂征以公爲神策先鋒都知兵馬使加御史中丞與河東河南等道諸軍合擊公濟河而行能以衆正及破洹水陣解臨洺圍轢魏屬城抵燕通邑其摧鋒衂銳皆先羣帥而賈力焉遂拜左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厥功未成聞賊泚肆

逆皇居失守西嚮慟哭載馳載驅行及代北授檢校工部尚書充神策行營節度公提孤軍募散卒拊循訓勵以達行在值懷光中叛大駕再遷加檢校右僕射餘如故尋轉左僕射同平章事兼京兆尹神策軍京畿鄜坊節度觀察使管內及商華等州副元帥公固守渭城決平秦壘調食制用先發我私捐甘攻苦皆自我始每一言一誓聲淚俱發勇夫義士感而使之蔑不濟矣時自雍而東延於汝洛震於河汴所在征鎮亂掠相從公介巨盜之閒使聲援斷絕立成師之法致號令嚴肅蒐捕十旬指揮一舉乘墉鑿而通軌道磔梟獍以淸宮禁俾九市三條無輟肆之驚無秋毫之犯羽書速告鑾輅爰歸廓氛祲爲祥光攄憂憤爲喜氣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成斯之謂與考古視今論功稱忠者多矣若至危而安至難而易卓犖跨邁如公莫儔拜司徒兼中書令俄以兇孽未甯邊防猶警岐下任重乃以本官兼鳳翔尹鳳翔隴右節度觀察使及四鎭北庭涇原等州副元帥改封西平郡王加食邑實封至一千五百戶公名懾戎王政和藩部始至而生植少安而訓齊逺四載賦輿十倍其初會課入輔拜太尉中書如故人或讚公勳望已高寵渥已極宜從容頤養稍稍遜避公曰不然人臣外則盡力內則盡心若止偷榮孰爲且哲故每承帷幄之開則言咈無隱理奪不回大指以東夏可平西陲可復或已行而事終不顯或未用而身遽不遺以貞元九年八月四日薨於位春秋六十七德宗撫几哭於別次自都邑達關畿無士庶無老幼皆發哀相弔則曩時安人戢兵之德可謂浹於元元之骨髓矣冊贈太師賻賵加等以其年十二月十六日葬於高陵縣奉正原鄭國夫人杜氏祔焉自捐寢至安宅皆上所辦護中貴反覆萬情所奉如不及焉鳴呼以公之靖難扶傾不言所利雖存殁極位始終殊禮而天意若曰其福

享末至故廸延於後有子曰愿故檢校司空河中節度等使贈司徒
五列雄鎮三爲上公曰聰故光祿寺主簿曰總故太子中允贈兵部
郎中曰慈左神武大將軍贈洪州都督曰恕故光祿卿贈右散騎常
侍曰憑故右威衛大將軍曰憲檢校左散騎常侍嶺南觀察等使進
因貴胄達以善政曰懃故檢校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贈太尉
克廣前修仍執醜虜曰懿故渭南尉曰聽檢校司徒義成軍節度使
統戎按俗是以似之曰惎右羽林將軍曰慇嵐州刺史并地勢吏用
兼而有焉粤太和元年秋七月聽拜疏上言以公之徽烈則御製碑
文於渭川矣以公之風度則昭命圖形於雲臺矣惟大其邱隴鬱彼
松檟望有祈山之象拜無峴首之碑將刊貞石式表幽隧乃命臣度
稱代言詩其詞曰建中季年大盜忽焉皇輿避狄狩於梁川顧謂太
師汝才汝畧將威致討必殄寇虐太師泣奉捐軀誓衆度其成城可
以利用赫矣鋪敦傳於牆垣手搏足踦如衝如援一鼓而破一麾而
奔埽清宮闈剗蕩妖昏我師莅止我令行矣都人不知已事方喜飛
章告慶飭駕言旋鴻烈耀古讙聲動天車服之錫河山之勢九命而
俯一心若厲俾侯於岐阜安邊陲藩政既成袞職攸宜嶽降帝賚矣
言詭詞我后嘉猷我躬何爲道直氣和勞謙終吉福履所綏未至萬
一上天不惠厚穸遄歸垂裕流光用延恩寵翼子肥家將壇台席繼
立奇功代傳休績聽與伯仲永懷高蹤請於朝廷表是邱封帝曰孝
哉胡可不從宜我祖之丕業緊爾父之嘉庸乃詔作銘以觀億齡○
祭文云惟王氣奪風霆忠貫日月取朱泚如反掌挽唐家於不滅功
勛赫赫媲美乎汾陽節義堂堂愧死乎希烈是宜位極群僚王封大
國衍慶澤於無窮垂馨香於竹帛贊世係雲仍家藏譜牒葢自王子
憲觀察江西憲子游宜春爵列宋遷吉水益蕃枝葉今分派於蕪湖

幸仰承平先業與弟聯科歷官藩臬喜兹巡歷之邦得過封塋之側覽頹邱兮荒涼觸穹碑兮昭揭乃屬縣宰爰具毛鬣負一觴以通誠冀九原兮有格嗚呼木沿枝而索本水遡流而窮源王實我祖奚容泯焉唯據實兮陳詞豈崇韜兮似顚○贊詩云錦裘繡帽戰忘勞洮賊平來若刈蒿統御才長齊李郭指揮功定亦蕭曹隴山家在朝廷重渭水碑存日月高南國孫枝傳譜牒荒墳應埽薦溪毛○曹云新春攬轡過高陵西望川原盡坦平龍躍宮頹迷故址鹿鳴臺廢祗荒城河通涇渭猶清濁郡隸秦雍幾變更最是西平千古墓淡煙芳草不勝情

劉公廟在接蜀門西二十五里彭城閭南使永利戶建創以祀唐縣令劉仁師者也劉禹錫撰去思記見官師傳

宋寇萊公祠在縣西十八里小王村俗祀寇平仲者也一名竹林祠

元楊文康公祠在迎翠門東南五里此其家廟也雙栢存子孫居其旁涇野子有題薰風曉過寺前村好雨初收禾發根瞻望斯文空佇立獨畱雙柏在祠門

寺觀興國寺正統元年謙守一建至知縣興仁以為諸節令習儀之所又重葺之

〔慧濟寺〕在接蜀門西北十五里何村元大德七年僧了達等建紫宏太師起塔教諭張希顏撰銘

〔隆昌寺〕在縣西毘沙鎮宋太宗勅賜名額有塔突兀正德壬申涇野子嘗題於寺壁近年寺僧　員端重修收壁詩連泥皮以里人蕭層輩拜謁涇野子請重書原題不能拒詩云五色雲中落一詩明心定處幾誰知涅槃若問孔夫子開關從來總不疑

〔昭慧院〕在迎翠門東南三里陳陽村唐大中年置以其在咸陽渭陽涇陽東北又曰三陽寺其塔比隆昌寺塔尤崇竦涇野子柟及谿田子理皆有重修記記曰昭慧院之建在高陵城東三里俗以其在涇陽渭陽咸陽之北也又曰三陽寺正德庚辛間住僧滿慇寧寺旁居民銀宗等捐貲物召匠重修工訖礱石乃介銀生世華問記呂子曰往年柟嘗遊終南至草堂觀鳩摩羅什之塔覽法華經之粟矣然塔院蕭條羅什骨存而不神其粟也雖彌昆吾御宿之谿然今已爲王人者有矣況此役者哉慇曰登覺岸者不以興替渝念遊菩提者所知奉佛而已今茲衆生沉欲海而不悔焚忿坑而不濯投利穽而不怨墜名淵而不悟死酣壕而不醒騖迷途而不返

落榮網而不飛甘此七難不登諸天可乎曰惟茲七難正坐佛徒夫佛西方之哲賢也幻妄人生贅疣有爲蔭濁世界見病山河大地此以其學雖非陰陽之正仁義之中然滅心以忘世絕塵以逃生指相以如來則豈今日爲之徒者可捫其牆哉惟夫杖遠公之錫而三藐不聞著達摩之衣而一歸未解誦白馬之經而百譎叢生晝祇園而夜花市身比巨而心路術佛如有靈亦忘慈悲之心而加邱山之譴矣況吾孔氏之徒者哉愍等謝曰敢不刻斯言○鄭田記曰院在邑南東偏鄉人所謂三陽寺者是也唐大中年間創建然有塔則非近代物矣嘉靖間塔基壞就傾邑人銀孟常等修之於是塔固而殿宇亦咸新焉夫塔者何表藏舍利之所即韓退之所謂佛骨者也佛經所載涅槃之後火焚之餘以其舍利分作九餅布諸各國以建九塔然皆外國爾其後申屠金人得於去病祭於甘泉則佛入中國之始及夫摩騰入漢羅什譯經誌公在梁圖澄依石達摩渡江玄奘取經於是佛教盛行雖天子宰相無不宗師故晉帝聽其不朝梁皇屢爲舍身唐之公卿甘爲弟子聽其說法矣惟韓子闢爲異端其後不應與顚僧深友遂令釋氏之徒立其書券宋興公卿學士多參謁禪流所不附者唯周程張朱數子故其言至今賴焉夫佛氏諸經亦嘗翻閱其每卷之首有所謂耶輸陀者其妻也摩貝羅者其子也是佛固有妻子矣其語送終父母際亦甚悲痛及語射於教諸天神之說亦多孝弟忠信等語是亦未嘗外吾彝倫之道也後世君相不明此義遂令父母拜子君后拜臣綱淪法斁天下昏惑久矣天厭斯害篤生聖祖創制垂法以立民極於是始令僧道拜其父母此亂極之治其佛氏之道至於良心眞切之地亦固合焉者也今其徒知崇其教知修葺其所而不知自其眞切之地以修葺其心而不知依其師說遵我

祖訓其亦出不由戶已矣是必卽其地而君之鰥者妻之孤者父母之獨者子之修吾孝弟之道以忠信之心雖今此之民卽堯舜之民矣昭碁之倫其思之哉

普濟寺在通遠門西北其南有洪福寺金大定年重修

莊嚴寺在縣西許村一名旛杆寺有宋慶歴間利公和尚記

洪教院在縣西南六里七酉村正統間重修

清眞寺在渭河南渭橋里元至正間建

崇興寺在縣西五里新家莊金明昌六年建

大悲寺在縣西南十七里高村弘治五年重修

崇皇寺在縣西南申村唐初置宋太宗敕賜名額相傳漢薄姬姙文帝而出宮至此栢下誕生文帝俗傳唐明皇兩幸於此又名重皇寺內有閣當重邱之上夏月居之不暑又曰納涼閣宋种師道令高陵時其友輞川居士石君倚餞師道至此有題縣尉少華趙天佑亦有

詩其序多不完石云腰閒羽箭負封侯佩劍騣騣塞北遊惟有樊南
多病客獨登危閣日遲留 紹聖四年种師道令高
陵嘗從軍塞北友人石君倚餞至毘沙會宿明日師道西行君倚及
利公祗遂遊崇皇納涼閣上留題於閣柱 余家別墅在藍田之南
輞川谷中正是唐王維右丞別業之地雖田園不多而青山綠水茂
林修竹若與世塵相絕墅之南有會勝寺入道渭水相遡而行孱孱
然起於足下奇石佳樹朱樓深閣清人神觀又嘗客三峰鄭南山下
小敷谷中朝往而夕還者春秋令時會無虛日穹山雲臺乃寄傲之
地一來渭北每一動念慨然遐思登高而望浩然歸計莫之能禦也
孀親垂白食口嗷嗷安得舍所事畜而斬然放懷於物外然則久於
齋非我志也芒鞋藜杖酌清泉而履白石待余它日紹聖四年六月
初三日 趙云放意學梅仙深宮見白蓮閣陳先聖像碑記大周年
孤塔穿雲外雙林倚日邊
禪關有遺恨翠柏晚多煙正德壬申涇野子過寺僧滿照請留題照
今九十步索重書題云崇皇閣遠見涇渭秋日西遊一補詩寺
豈爲將來种大尉輞川居士與追隨又題額
崇皇產異香漢文誕此幸明皇相
傳栢柢蟠龍窟正在涇陽與渭陽
白馬寺在通遠門東北四里仁壽屯宏治十七年里人耆老王温義
官和馭等重修
智靜寺在李趙村元初置一名泥潤舉人呂田□□□□曾學焉涇

野子有題此僧住傍涇河□□□□□□□鄉縣諸生亦習□□□□□□□□□

清眞觀在迎翠門東南二十五里吳村有重修記記曰曩宏治庚辛閒予同友人讀書東郊后土宮與道人張道隆同舍異室居二年予治孔氏道隆治老氏道雖不相謀居久則情親癸亥聞本縣淸眞觀久圯觀在縣東南二十餘里吳村原上吳村社人狀縣曰淸眞古觀也西魏文帝嘗遊過觀中觀中石槽圍方不及二尋槽水常盈以飲隨駕馬千餘匹不減升斗文帝異而問焉主觀對曰臣有飲馬珠水故不涸遂獻珠勅建此觀仍給地若干以贍觀士乃今歲久荒頹獨殿基田地槽井依然無恙乞遣叉元觀道士二三住持此觀漸次修復於是縣遣道隆往居道隆身率其徒化緣鼎葺迄今二十餘年興築觀垣三百餘堵雜樹諸木無慮百株重整舊基仍修正殿得銅貫數根於敗礫之下治轅鐵鑽究成五楹楹皆六椽乃塑繪老子及諸神像南門直瞰涇渭合流其殿之東南垣外乃作道院院北與殿基同一原也井濬原土二丈始與道院地平空橫三丈縱及三尋南爲洞門直達道院其北倚崖起構樓廈三楹有廊脊與原埒廈前除地猶餘一二仞廈下中北鑿洞作房長幾二尋廈內東西各一洞寒冬居之單衣而汗若當祁暑如在冰室洞之前門雖臨涇渭不及殿臺上觀之寥寥乎猶豁睥也往歲嘗送予友康子修撰德涵於此徘徊登眺曲洞層邱一一賞識是日天晴南山一帶翠繞如屏而涇渭瀅瀅滔滔東逝乃勃然興懷欲漁樵於此與道隆猶昔東郊日也今殿閣神像妝彩已訖道隆及其道友郭雲谷問記予嘆曰道隆其有材力者哉使其初治吾孔氏中庸之學其所造必滋可觀也嘗讀五千言矣多言守谿守

黑立牝嬰兒雖與吾孔氏仁義之旨不同然其清靜無爲則亦宋紹至矣斯觀之修不幾於有爲乎於是道隆惕然曰呂子命我矣天邊

聖聞西蜀宋寵彣過此有題

三原過盡見秦川風物鮮明二月一北十程回首望塞雲深處是烏延別長安三十日邊州行盡厭紅塵渭橋舉首心懽喜重見南山似古人

白雲洞在清眞觀內有記

涇野子偕近渠張處士訪三洞於渭濱時四月五日已暮三洞已出事於南姜里其徒數人爇燈烹茗掃二榻於白雲窩中予與近渠對寢熟寐既旦早飡三洞至矣提酒攜魚喜見顏面曰先生何以至此予曰君在南姜何以知吾至此答曰先生一來消息不甚大乎遂開宴於白雲窩中予聞三洞壽辰且邇也稱一巨觥並賦白雲詩一絕自書焉且曰久矣予之不託於筆石也又明日巽省有守制縣令拜予於家不遇追訪至此出數金以爲贄既而有他請予輒拒之還其金曰汝在喪予不能賻乃反餽我耶卽此金以賻汝不可乎又曰祁暑中勞汝過我不可使汝空歸吾贈汝以有命焉如汝之名已斥焉非予所得而汰也如汝之名已漏焉非予所得而登也近有兩生者一親一故問書於予以應試於長安予謂之曰汝文如可中是予之書增其醜也汝文如不可中是予之書無所益也其後主試者皆不用書惟糊名以列等兩生者皆在優列喜而嘆曰信乎涇野子閉書之有定見也否則幾使人污蔑我輩矣縣令色受似有覺也遂去既又飲於他所有論編糧新重者欲豁訴一人曰訴必有費而後行予謂之曰從編與從訴費孰爲巨費少從編可也費多從訴不可也坐客皆從編乃知事必有理理明則人易信言必有義義到則人易開事不可以強爲語不可以費詞且暮遂同近渠三洞南至渭干以觀涇渭合流

并看打魚之人還坐塲中作詩十首待行者有明王於燈下備錄之又明日有縣幕至請予還縣以爲縣人囑答曰此行已爲漁樵人矣待浴病湯泉而後返又明日有異縣進士業者至爲其友亦問書卽以告前兩生者詢之其人亦謝去是在八日是日予亦病閉洞門臥抵暮而後出也且日周覽新雨見禾花焉陡然暢茂也未幾絳州陶季良携其徒自北泉精舍步來予方自渭濱觀網鰱而回有小記持示季良共訂之

昭慧宮 原在西街興國寺之左即二郎神廟也萬歷元年改立東察院左前曰子聖宮

又元觀 正統元年道人鍾子鳴建址見前

戶租志第四 兵匠物產附

宏治三年 戶二千一百五十五 口男婦三萬九千二百四十七 夏地一千七百六十二頃九十七畝一分八釐 稅糧九千八百六石九斗七升九合八勺 秋地六百二十一頃一十八畝五分五釐 稅糧六千五百四十五石九斗一升四合三勺 花地 百八頃四十七畝 稅布二千二百三疋一丈五寸 桑三百九十一株

稅絹八十疋九尺一寸八分 四季課程鈔八千四百二十九貫
八百八十三文 商稅課鈔四千五百七十六貫六百八十三文
門攤課鈔二千八百六十二貫 酒稅鈔九百二十四貫 油課鈔
五十二貫八百文
嘉靖二十年 戶軍民二千一百九十九視舊則增四十有四 口
男婦三萬五百二十九視舊則減八千七百一十有八 夏地一千
七百六十頃二十五畝八釐則減舊數二頃七十二畝有奇 稅糧
九千七百九十四石八斗二升七合五勺五抄則減舊數六石三斗
有奇 秋地六百二十一頃一十八畝五分五釐 秋糧六千五百
四十六石二斗一升四合四勺則增舊數三斗夫戶增四十而口之
減也至八千有餘則民之逋逃流亡者多矣乃均徭銀差四季課程
酒油門攤等稅視舊不減此不知征之何人處之何則況夏秋布花

等地減至二三頭矣而糧征乃有羸餘此又何以分也

兵匠 兵計靖虜衛百有一十三名○南京龍虎左衛百有一十一名○會州衛一名○甘州中衛九名○甘州右護衛二十五名○甘州後衛二名○甘州前衛九名○甘州左衛五名○武功右衛五名○岷州西固城軍民千戸所四名○四川威州守禦千戸所一名○武驤衛二名○騰驤右衛六名○神武衛五名○神武前衛五名○神武右衛二名○涼州衛十三名○涼州武衛遞運所三十六名○四川城都右護衛二十九名○保甯守禦千戸所一名○山西安東中屯衛七名○留守右衛三名○留守前衛二名○留守監衛一名○留守中衛一名○直隸潼關衛三名○直隸興州右屯衛一名○直隸興州中屯衛二名○榆林衛二名○雲南貴州一名○大理衛二名○留守臨洮衛七名○普定衛四名○鄖陽衛四名○泰州衛五

名○廣東廉州衛二名○湖廣武開衛七名○東勝右衛一名○河南都司衛一名○鎮夷守禦千戶所二名○前甯衛一名○南京英武衛一名○漢中衛四名○秦州階州衛一名○燕山前衛一名○直隸鎮海衛一名○南京飛熊衛一名○鹽井衛一名○西安州千戶所六名○鞏昌衛十名○安界中屯衛一名○涿鹿衛三名○太原右衛四名○蘭州衛六名○歸德右衛一名○綏德衛二名○西安右護衛十一名○固原衛八名○南陽衛九名○直隸通州左衛一名○鎮番衛十名○珉州衛二名○延安衛五名○錦衣衛八名○甯夏左衛一名○慶陽衛八名○豹韜衛二名○中護衛一名○府軍前衛五名○思州衛一名○興武營二名○貴州赤水衛八名○府君前衛一名○西安後衛十三名○寬河衛五名○洮州衛五名○莊浪衛十名○臨洮衛二十二名○營州中屯衛一名○開平

衛五名○龍慶衛二名○南丹衛二名○奉義衛一名○遼東廣甯
衛一名○西安前衛十一名○留守衛一名○涼州雙塔遞運所一
名○西安州千戶所十三名○留守松盤衛一名○大甯都司營州
左屯衛一名○裕陵衛三名○廣西桂林中衛一名○河州衛一名
○平涼衛十六名○綏州衛六名○甯羌衛十一名○宣武衛三名
○越巂衛一名○永昌衛二十二名○保安衛三名○定海衛一名
四川甯番衛二名○貴州都司守禦千戶所一名○北京金吾衛一
名○靑州守禦千戶所一名○永甯衛一名○宣州衛一名○雲南
都千戶所一名○神武前衛一名○四川城都左護衛二名○慶陽
滑池遞運所一名○廣甯中衛一名○雲南莊州衛一名○興州中
護衛三名○南京應天衛一名○古浪千戶所三名○楚雄衛一名
○山丹衛七名○彭城衛二十六名○臨安衛一名○南京虎賁衛

一名○天津衛一名○義州衛一名○南京留守臨安衛一名○盧龍衛一名○甯山衛一名○鹽林衛一名○羽林左衛一名○雲南六浪衛二名○興武衛四名○崇慶府義衛一名○西甯衛一名○山西潞州衛二名○河南中護衛二名○山西安東中屯衛二名○大都河守禦千戶所一名○河南歸清衛一名匠計住坐人匠十有七名○輪班人匠三十五名夫匠計五十餘名兵隸衛所者殆且千人一取軍裝槩戶計丁派餉而徭稅正辦不與焉其昔人所謂多取之者乎

物產禹貢雍州之域黃壤而縣土尤美即築垣作臺百餘年不圮也所產五穀頗佳其藥則有遠志地黃苙胡索香附車前葶藶大小薊牽牛涇河兩岸宜木緜渭河南宜葱□韭蒜多樫椰二水中鰷鱨鰋鯉鯊鼉魴鮪皆周漢以為上羞者也洲渚之閒鶴鸛鳧鷗鷺鴛鸂鶒

鴐鵞鴐雲雁百千成羣縣諺曰騎社種麥社秋社也已早則瘦已遲則不實穀雨種黍黍後種穀早旋心遲則秕麥而後種者曰穉穀其六十日熟者曰疾穀又曰爭麥場麰麥種在小麥之後十日爲穉後一月者爲穉糞少而雨多穉者死糞多而雨少穉者死立冬之前種莞豆已早則乾已遲則小滿後始華小滿後始華則不實小暑種蕎蕎宜雨雨不宜夜然古星而播種者多獲種穈在穀雨後十餘日穈懼霧霧遲早穈獲霧早遲穈獲種蔬當午則無蟲此亦水土之異宜也

夫雍田自古稱上上葢以唐虞時洪水初殺西北地高多黃壤東南沮洳方殷耳比其久也徐揚吳越皆有圩蕩而雍地日高獨仰天澤天澤不時赤地千里故漢唐以來數事鄭白諸渠以沃關中稅額因是滋重其後水利未行徵科不減故雖黃壤之田無益民之逋竄且夥也

高陵縣志卷之二終

呂涇野先生高陵縣志卷之三

歷數述第五

授時歷縣人楊公恭懿作也因述

歷數自帝嚳歷日月而迎送唐堯置閏月以成歲之後歲月既久未免違錯中間雖因時立歲差日差等法如漢太初歷志以及唐都洛下閎僧一行所論多無定法惟元授時歷爲準盖縣人楊恭懿者當至元間應召受太史令同大學士許衡并天文士王恂郭守敬所撰乃至元十七年辛巳歲成也故又名辛巳歷當是時恭懿嘗有疏奏其言曰臣等徧考自漢以來歷書四十餘家精思推算舊儀難用而新者未備故日行盈縮月行遲疾五行周天其詳皆未精察今權以新儀木表與舊儀所測相較得今歲冬至景及日躔所在與列舍分度之差大都北極之高下晝夜刻長短參以古制創立新法推算成辛巳歷雖或未精然比之前改歷者附會元歷更日立法全踵故習

顧亦無愧然必每歲測驗修改積三十年庶盡其法可使如三代日官世專其職測驗良久無改歲之事矣又合朔議曰日行歷四時一周謂之一歲月踰一周復與日合謂之一月言一月之始日月相合故謂合朔自秦廢歷紀漢太初止用平朔法大小相閒或有二大者故日食多在晦日或二日測驗時刻亦鮮中宋何承天測驗四十餘年進元嘉歷始以月行遲速定小餘以正朔望使食必在朔名定朔法有三大二小時以異舊法罷之梁虞劇口號口郭二切分割也造大同歷隋劉焯造皇極歷皆用定朔爲時所阻唐傅仁均造戊寅歷定朔始得行貞觀十九年四月頻大人皆異之竟改從平朔李淳風造麟德歷雖不用平朔遇四大則避人言以平朔閒之又希合當世爲進朔法使無元日之食至一行造大衍歷謂天事誠密四大二小何傷誠爲確論然亦循常不改臣等更造新歷一依前賢定論推算皆改從實

今十九年歷自八月後四月並大實日月合朔之數也論曰恭懿授時歷之準多本測日晷標也葢前代天官氏測日影者多用土圭圭首尖銳倒影多虛難以識取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故恭懿雖用土圭乃上加龍首衡梁衡梁倒影雖或少虛若切梁以識取之其爲實者多矣既得實雖千歲之日至卽氣朔之分加餘月之閏久亦不錯其爲巧歷莫過焉故授時歷至今行之無弊也

禮儀抄畧第六 風俗附

載之會典相入翰林後始獲莊觀凡朝祭諸禮眞天下萬世所當遵行者也致仕來每遇縣中朝賀必隨拜舞之末見諸儀節頗有差漏因詰禮士率多不知而博士掌故亦無其籍至民閒昏喪等禮尙財而已又先師諸賢名器及禮樂器數嘉靖九年御製記說未登會典相因抄示諸士并抄家藏集禮大畧與之肄業焉相從禮

官之後不致不愼也

正旦朝賀禮凡禮用祝贊下同先日習儀於寺縣俗習於興國寺以樂導闕亭儀仗縣俗用鼓吹設闕亭殿上南面金椅在其前覆以龍袱其南香亭一人黃傘在椅東北二人盆鑵在傘南又其南二人橫瓜又其南二人鉞又其南二人瓜槌又其南二人劍其令旗鼓角金鼓旗皆二人對列如雁行樂在二階鼓三嚴諸官朝服具分立丹墀班齊樂作四拜樂止縣官詣香案告

天祝壽俯伏興復位樂作四拜樂止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山呼萬歲三出笏樂作俯伏興四拜樂止畢旦日行於縣廳禮如初若有出使官先行出使禮於露臺五拜三稽首仗右東面立長至聖節皆如正旦

千秋節亦如之然止九拜不舞蹈山呼祝辭臣某等荷國厚恩叨享祿位皆賴天生我君保民致治今茲正旦長至聖旦聖壽益增臣某等下情無任忻躍感戴之至臣某等茲遇皇太子殿下壽旦之辰臣某等敬祝千歲壽

迎詔禮　縣官朝服率屬以樂導闕亭綵輿儀仗縣俗迎至迎翠門外詔入闕亭南面諸官北面五拜三稽首導之以還闕亭安定儀仗如正旦列諸官班齊樂作四拜樂止展讀官跪受詔於朝使詣案開讀卒讀諸官俯伏興四拜搢笏鞠躬三舞蹈跪山呼萬歲三出笏俯伏興四拜畢正官詣闕亭跪問聖躬萬福朝使答畢諸官退易服禮朝使

鞭春禮　先期塑牛勾芒於東郊縣俗在后土宮先日縣官率屬盛服以樂迎於郊縣俗工具劇戲與迎人皆簪花置於牙前席殿勾芒則西面旦日設酒果香燭於勾芒諸官朝服具班齊樂作四拜正官進跪奠酒三祝辭俯伏興復位諸官四拜遂執綵仗序立牛側正官抱鼓三工擂鼓贊鞭春諸官環擊牛三其下承擊至碎祝辭惟神職司春令德應蒼龍生意誕敷品彙萌達某等忝牧是邑具禮迎新戴仰和煦育我黎庶卽日用土牛以頒春

護日食禮　前期於牙門設香案面日在露臺上諸官位於案後金鼓

在儀門內工列於露臺南下生報初食諸官朝服入次班齊樂作四拜樂止跪正官三枹鼓工及金鼓咸鳴生報復圓樂作四拜樂止畢月食如日食不具朝服縣俗閭巷皆家自擊金鼓以救

祭先師禮用春秋仲月上丁三日齋戒先日縣官以樂迎祭器於學縣俗加鼓吹遂省牲有司各取毛血瘞諸神下甲夜有司盥洗陳設國學用盤槃縣俗用籩豆鉶登然皆白磁先師帛一帛南三爵橫肆其南大羹登在中鉶羹左右登又其南黍簋稷簠各當登鉶之閒稻簋粱簠負黍稷黍東八籩形鹽藁魚棗栗榛菱芡鹿脯皆對而南榛在鹽外豆八自稷西而南韭菹醓醢菁菹鹿醢內順芹菹兔醢筍菹魚醢外順羊在籩南豕在豆南香燭案在其前四配帛爵登鉶皆如先師簠黍簋稷無稻粱籩無榛芡豆無韭醢栗升於鹽東芹降於鹿下羊豕惟有肉十哲爵鉶豕肉皆一簠簋如配籩去菱藁豆去魚筍哲東西二帛兩廡各一帛

黍稷籩豆燭香四位如一哲籩豆皆横肆爵豕肉則位一期鼓三嚴

諸官祭服具有司瘞毛血迎神四拜初獻獻官盥洗詣酒尊所遂詣

先師孔子位跪搢笏奠帛奠爵出笏俯伏興詣讀祝位卒讀俯伏興

乃詣獻復聖顏子宗聖曾子述聖子思亞聖孟子時分獻官皆

詣所分獻哲廡同禮畢以復位亞獻終獻惟獻官儀如初不盥洗不

奠帛其飲福受胙在讀祝位使者承受胙由中門出獻官出笏俯伏

興復位皆再拜撤饌送神四拜望瘞祝辭德配天地道冠古今刪述六經垂憲萬世

祭啓聖公禮同丁日亦三獻祝辭誕生至聖爲萬者之師功德顯

按祝辭有闕文

祭縣社稷禮用上戊日帛二皆阜羊二豕二鉶二籩豆位皆四棗栗

鹽藁魚韭菹菁菹醓醢鹿醢簠簋位皆二牲有匣案三獻儀皆如祭

先師讀祝在初獻縣稷之後祝辭品物資生烝民乃粒養育之功司土是賴

祭縣風雲雷雨山川城隍禮同壇爲三位中風雲雷雨左山川右城隍其儀如祭社稷羊三豕三帛七皆白中四左二右一初祭有司卽瘞毛血祝不告爵各奠於位中十有二左六右三三獻時有司各緒酒於爵獻官別爵以行獻讀祝飲福皆在中位前送神則望燎祝辭妙用神機生育萬物奠我民居足我民食某等欽承上命忝職茲土謹具牲禮用伸常祭

祭鄉賢禮舊在祭丁之日蓋祭先師後獻官以下易祭服著鮮明常服行一獻禮有特羊特豕

祭縣厲禮在清明中元十月朔主以城隍羊三豕三米三石爲盆飯前三日主祭官率屬齋沐告城隍至日設城隍位於壇上羊一豕一設無祀鬼神牌於壇下左右羊二豕二皆鮮置於器羹飯各以其位列日暮諸官常服就位四拜主祭官盥洗詣神前跪獻酒三俯伏興復位讀厲文見儀注卒讀四拜焚紙錢禮畢

鄉飲酒禮正月望十月朔縣官率屬行於儒學前三日主人爲書戒賓僎以下前日眂以圖設座至日主人詣學遣使速賓賓至帥屬迎於庠門外揖讓升堂再拜凡拜揖皆答升坐司正起揖於中堂揚觶而讀卒讀飲酒授觶於有司揖如初復位皆坐讀律誥揖儀如揚觶卒讀復位皆坐有司供饌以次舉主人獻賓有司授主人爵主人洗爵實酒奠賓席退再拜賓卒飲揖主人受爵洗獻僎如初乃復位賓酢主人如獻禮卒酢各就位介三賓衆賓有司以次酌酒於席湯三進乃羞無算爵樂作宵雅肆三撤饌賓主降再拜南詣香案謝恩五拜稽首三主人率[illegible]夕揖退其一里春秋社祭會飲酒殺於百家內供辦老者雖至貧上坐少者雖至富下坐有過者雖年長財富坐席末聽律戒觶辭恭惟朝廷率由舊章敦崇禮教舉行鄉飲非爲飲食凡我長幼各相勸勉爲臣盡忠爲子盡孝長幼有序兄友弟恭內睦宗族外和鄉里毋或廢墜以忝所生

鄉射禮縣官朔望謁文廟講經畢習於射圃先期主人遣使戒賓再拜凡拜揖皆答主降賓亦降今拜多省用揖期席賓西階南面東上主人阼階上北面設尊觶於賓東先在阼階東南縣於洗東北西面乃張侯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乏容也為獲者御矢在侯西北儐報賓至主人迎於門外揖乃肅賓入賓厭引手眾賓入門左東面北上揖讓升主人及賓皆面楣前梁再拜主人取爵適洗實爵拜獻賓今跪并拜皆省及奠爵賓拜受於席前復位有司薦脯醢設折俎賓祭酒啐酒降席告旨卒爵揖降酢主人洗拜皆如獻禮主人告崇酒遂實別觶酬之阼階上拜祭卒觶揖降洗升實觶適西階上獻眾賓降復位眾賓辯有脯醢主人奠虛爵揖讓升賓及眾賓就席一人洗拜舉觶於賓降大夫若尊入門左主人及賓皆降揖讓以大夫升席於僎位拜至洗獻皆如初然大夫有加席不啐酒不告旨其降洗升酢主在兩楹間主人卒酢爵於西階上揖告崇

酒復阼階降立於賓南主人揖讓以賓大夫及衆賓升就席

工於西階上少東北面東上有瑟笙入立於縣中西面乃合樂采蘋

采蘩主人獻工工拜飲不拜旣爵不祭不洗主人降揖立司正洗觶

升請安於賓賓許乃復命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主人揖賓皆就席

司正實觶拜不祭卒觶奠洗北退立觶南三耦俟於堂西南面東上

司射適堂西袒左免衣決遂取弓階西挾乘矢升西階上告賓曰弓矢

旣具有司請射賓許乃適阼階告主人曰賓許射降自西階前西面

命弟子納射器在堂西賓大夫弓矢在西序主人弓矢在東序司射

遂比三耦於堂北面命上射曰某御於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司

正爲司馬命張侯弟子脫束繫左下綱又命獲者以旌侯中樂正命

弟子遷樂西階下東南西面樂正南立北面司射猶挾乘矢命三耦

各讓取弓矢拾更遞取三耦皆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進立司射西

南東面北上司射揖三挾一个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當物立（射時立處）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以誘（教）射將乘矢右執弦南面揖如升射降出於位南適堂西挾一个適階西揖扑反位司馬命獲者執旌負侯司射西面作上耦射反位上耦揖進皆如誘射儀司馬適堂西袒而執弓出司射南升西階鉤（繞）楹由上射後西南面立於物閒右執蕭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諾至乏偃旌而俟司馬出下射南還其後降如初升處釋弓襲反位立司射位南司射進交司馬於西階前相左升階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中人）無獵（從旁）獲乃退上射既發挾弓矢下射乃射拾發獲者坐而獲舉旌以宮偃旌以商卒射降如誘射儀與升射者相左於階前由司馬南適堂西釋弓脫決拾襲俟於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西階西升堂告賓曰三耦卒射司馬如初適物閒儀南揖之（推）弓命

取矢獲者諾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左物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適堂前北面命弟子設楅於中庭南當洗東肆乃如初降釋弓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矢於楅北括退司馬襲進楅南坐乘矢若不備則又如初升儀命曰取矢不索盡司射倚扑升請射如初賓諾乃適阼階告主人與賓耦遂告於大夫與士耦曰某御於子乃西階上北面作眾賓射降搢扑由司馬南適堂西北眾耦眾賓將與射者皆降繼三耦而立東上司射命三耦拾取矢於楅如初一耦升射司馬命去侯皆如初司射猶挾一个去扑升請釋獲於賓賓許降搢扑立階前北面釋獲者設中於楅北執算者從司射進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中不釋算乃射釋獲者坐取所釋實鹿中之八算執之改實八算若中每一个釋一算上射於右下射於左三耦卒射賓主人皆降如三耦儀於各序皆由其階揖升堂揖降於各序襲升就席大夫亦如賓儀

則由堂西就其耦爲下射卒射皆釋脫於堂西襲耦止大夫則升就席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卒射釋獲者執餘獲升西階盡告賓曰左右卒射降委餘獲於中西司馬命取矢委矢乘矢皆如初司射釋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北面視筭反位釋獲者東面坐數左右獲遂執賢獲升西階盡告於賓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均則曰左右均降斂筭實其八於中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於西楹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於豐上司射袒執弓搢扑北面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不勝者襲脫拾執弛弓皆進立於射位北上一耦進揖如初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坐取觶豐上退立卒觶授有司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若其耦不勝亦執弛弓特升衆賓繼飲辯乃撤豐觶司馬獻獲者於侯司射獻釋獲者於中皆洗爵拜受拜送其三射司

射請射命三耦及衆賓拾取矢皆如初司馬命去侯及降皆如初司
射去扑襲升請以樂樂於賓賓諾降搢扑東西命樂正適堂下北面
命上射曰不鼓不釋乃退樂正東面命太師曰奏采蘩閒若一乃射
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告獲取矢委矢乘矢視算賢
獲升飲皆如初司射猶如初儀命各取矢授有司於堂西皆揖升就
席司射乃適堂西釋弓扑決拾襲反位司馬命弟子釋侯命獲者以
旌退命弟子退福命獲者退中與算司馬反爲司正退立觶南樂正
命工遷西階賓北面取俎西觶阼階上拜酬主人乃就席主人適西
階酬大夫大夫降席如賓酬禮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皆如
賓禮降復位使二人拜舉觶如初儀復升自西階告命撤俎賓主人
皆離席卒撤主人以賓揖升坐無算爵二人舉觶賓大夫不與卒觶
不拜遂旅酬於西階皆不拜辯及執觶賓與主人拜送於門外

士庶人冠禮 筮日筮賓於廟品官禮擇日告廟縣俗亦然亦擇賓遂凡告廟酒果盥洗出主四拜有祝辭戒賓期則設帷房於廳東北陳深衣大帶襴衫腰帶公服革帶櫛總幞頭於房中西偏酒南其下納履納鞋席在房南巾帽幞頭俟於西階西有籍幕洗在東榮前縣俗猶加緇布冠儒弁若品官則有東房有坫及篚始加青衣素裳再縡紗服三爵弁服乃位主人在阼階將冠者紒在房主人迎賓升堂再拜立於各階賓揖將冠者即席始加贊者盥爲櫛總賓盥受冠於西階進祝乃加冠者入房深衣帶履出再加三加皆如始加不盥乃醮於戶西南面字於西階東縣俗三加及醮字辭或從令制其冠者受酒拜啐酒拜對字拜及賓答拜皆如典冠者拜賓及贊者拜父母及諸尊長出見鄉先生主人禮賓卒禮以冠者見廟縣俗見廟同家禮在見父母前其入家四拜見母母立受儀禮母拜恐因子獻脯爲賓也

士庶人昏禮 納采以問名縣俗發媒似之蓋先通書至是主人告廟具書宴媒往女氏用鴈若羊酒致辭女主人亦告廟復書有答書各具男女名字生年月日卜吉則納吉如納采縣俗第一成禮似之加金幣羊豕主人黨亦往同女主人謁其廟而後燕明日女主人復禮於男氏有羊酒時娶則納徵如納吉品官加玄纁束帛縣俗第二成禮似之加冠花釵釧女主人酬以女針指瀕迎則請期縣俗問客似之不用儀物增冠而後親迎縣俗迎在午前以是

日宴男女賓也其主人告廟醮子命辭女主人告廟醮女戒辭壻奠鴈授綏導婦入房交拜合巹皆如典明日婦廟見見舅姑縣俗婦下車即拜神主改妝即拜賓舅姑其明日舅姑幸壻婦見廟及婦執棗栗見舅服脩見姑及舅姑禮婦皆如典壻往見婦之父母執贄四拜縣俗亦謁其廟三日婦盥饋縣俗婦盥洗具饌於舅姑亦先獻廟其婦家備盛饌饎婦皆如典

士庶人喪禮疾病遷正寢屬纊以俟氣絕既絕廢牀寢地乃哭被髮徒跣女子否復縣俗復亦執卒者衣不升屋沐浴乃襲縣俗臨危時者濡巾拭面拒手足其死後掘坑抗衾沐浴多廢其襲亦在臨危有官者多用官服唐巾士庶用直領包巾閒用深衣幅巾其暝目充耳握手或用縣纊帕無冒質殺舁尸牀於堂中奠祝盥斟酒薦脯醯巾之當尸東隅主人下為位哭縣俗用楊氏禮婦人在屏後哭飯含品官含用玉六品下主自含縣俗氣絕口開即含哭齒亦廢設靈座魂帛立銘旌於其右古用重明日小斂品官有朝祭服縣俗遇夏卒日即斂其布絞衾衣及括髮免髽憑尸哭擗及奠皆如典三日大斂於棺實鬊爪楊氏禮棺內實木炭一稱鋪燈草及七星板袙枕今縣俗亦或用乙設靈牀於柩東乃殯乃奠如小斂儀四日而成服主人始食粥朝奠夕奠食時上食哭無時朔日殷奠縣俗每七俗節亦奠有新物

則薦之如士食儀三月而葬避五患以擇地祠后土於墓左請吉服人或有官者遂穿壙刻誌石造明器及下帳筲箵缶備大轝及翣乃作主用栗前發引一日設奠啓殯祝執功布奉柩朝祖遷廳事主人下哭從至廟止哭哭於廳事皆如初儀品官擊鼓為節加拂披鐸翣旌纛導柩縣俗廳小率用棚晡設祖奠縣俗亦殷奠親賓致奠賻厥明遷柩就轝品官飾棺一池紐三采無具陳吉凶儀仗及方相設遣奠苞撤於祝奉魂帛及木主於靈車遂發引楊氏禮有引魂馬縣俗猶用之至墓魂帛入靈幄設奠柩至賓拜辭歸乃窆主人贈玄纁於柩側乃藏明器下帳筲箵罌乃實土埋誌石又實土以築祠后土禮如初祝辭則異題主於靈幄前縣俗請有官者祝奉神主升車返主人下哭從神主至家置靈座主人下哭位如初拜弔客亦然是曰虞祭主人下沐浴祝出主主人下倚杖戶外入哭出杖凡出入皆然降神再拜主人盥於西階升焚香酹酒哭拜返祝進饌如朝奠品官有殺牲初獻主人升受酒三祭於茅沙奠爵哭拜返祝辭稱哀薦祫事亞獻縣俗婦人不與終獻親賓一人侑食祝升添爵中酒主人下出門旁立祝闔戶

噫歆告啓戶主人下哭執事點茶主人出祝告禮成辭神哭再拜祝埋
魂帛罷朝夕奠柔日再虞剛日三虞辭曰成事三月而卒哭儀如虞縣俗用百
日主人兄弟疏食飲水不食菜果寢席枕木古有受服卒哭明日而祔主
人哭奉新主至廟止哭入置於亡者之祖主側儀如卒哭哭返新主
祝辭於祖則曰隮祔孫某於新主則曰薦祔事期而小祥儀如卒哭辭稱祥事主人練服縣俗練無冠或
著麻布幅或布大幅衰直領斬始食菜果再期而大祥儀如小祥先日告遷於廟奉
祧主虛東一龕改題羣主是日祭畢主人禫服安新主於東龕祝撤
靈座斷杖埋祧主於墓側主人始飲酒食肉復寢大祥中月而禫儀
如大祥喪至此不計閏二十七月主人始吉服其聞喪奔喪改葬畧如初其齊衰
三年杖期不杖期五月三月大功九月小功五月緦服三月及長殤
中殤下殤服皆以次降

士庶人祭禮

禮得祀其祖父母父母於寢其時享亦畧倣品官品官

有家廟祭用四仲月前期以环珓卜日於廟前三日主人主婦致齋於內外設高祖考妣下四代位各一椅一桌而合之東上祔位在東西廂下主人具饌乃行事品官唐帽束帶封婦花釵翟衣士深衣幅巾庶人巾衫結絛婦人大襖長裙縣俗婦人不與祭盥洗告廟請神主於正寢縣俗有廟止祭於廟參神再拜降神主祭升焚香跪受盤盞實酒灌於茅上四位同再拜復位進饌主人設正四位每位肉在盞南麪食在肉西魚在醋南米食在魚東醋東盂羹盞西盂飯其蔬果脯醢匙筯則前設既設降祔位人代設初獻主人升取位前盤盞注酒奠故處北面跪又酹酒茅上兄弟炙肝於爐薦筯四正位考妣祔位人分獻辭曰祇薦歲事亞獻終獻亦如初不讀祝侑食主人升添酒主婦扱匙飯中正筯再拜降祝闔門此即厭也男婦門東西立啓門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主婦分進茶於考妣祔位人代主人飲福受胙於香案前祝授酒及飯於主人致嘏辭主人晬酒嘗食俯伏興祝告禮成主人復位皆再拜辭神再拜櫝主歸於廟乃徹乃餕若庶人則不殺縣俗士庶人之祭不及四仲月多在除夕寒食中元十月一日長至禮簡畧詳縣俗

士庶人相見禮子孫弟姪甥壻見尊長生徒見師奴婢見家長久別四拜近別揖諸親戚長幼久別再拜平交同其鄉黨士農工商平居

相見及宴會皆序齒如佃戶見佃主不齒序並行以少事長之禮親屬則不拘其內外官致仕居鄉惟於宗族序尊卑如家人禮於外家及妻家亦然若筵會則設別席不得坐於無官者下如與同致仕官會則序爵爵同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無答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

縣俗 正旦前夕士民皆祭其先先期懸紙錢於闑旁夜半祭畢焚錢酹酒闑旁者亦焚之酹湯酒或即古祭祊之義也比雞鳴各懸黃錢於長竿以祀天曰接天神又以麻竿木炭懸之門曰去瘟疫至日或合族或隨各支醵酒饌以祭宗祖祭畢尊長上坐卑幼以次拜其下餕祭之餘而散曰拜神主二日親屬詣門相拜曰拜節其親者則送酒禮至元宵各坊巷設蠟堂燈山以祈年順五日縛紙婦人寅夜出之街衢曰送窮立春日女新適人者母家歸禮焉曰迎春至日縣人

爭裂土牛皮以塗竈曰祛蚍蜉奪春杖以育蠶謂蠶盛也用朱墨筆畫牛角及小兒項曰打春二十日置煎餅屋上曰補天清明前二日爲寒食家長率子弟婦女往祭墳若有葬在去年者則前一日祭曰新墳清明日縛鞦韆婦女童子遊賞罷業即有作業者曰能令目盲四月八日男女戴早莢葉曰已頭痛端午日戴艾葉曰去疾幼者繫百索於項腕曰蛇蟲不螫又曰爲屈原蛟龍故六月六日迎女節七夕女子生麥豆蘖以乞巧每有燈處遊針以驗能中元祭先在黃昏儀如正旦然必折麻穀以獻葢告穡事成也中秋請男女賞月間送月餅重陽獻糕於先人因以相餽亦迎女節也十月一日薦餺飥於先人儀如中元又送寒衣於墓即古履霜露而悽愴之遺也冬至儀如正旦然焚錢在甲夜臘月五日食五色煑豆曰豆者毒也食之已五毒八日煑粥以獻先即臘祭也二十四夜祀竈以糖塗竈口曰見

天無言是非夫縣民多醕厚朴實尙勤儉好禮度事耕織徵稅易完詞訟尤簡但昏姻多重財貨致有男女愆期者

職官考第七

夫高陵在周旣行封建或設州縣長皆不可考然而黨正庠師族師閭胥比長鄰正則固有也秦置令丞尉皆一人三老一人亭長未詳人數漢率襲秦令一人千石月俸八十斛丞一人四百石月俸十五斛尉一人二百石月俸三十斛主簿令長得自調用秩與尉同三老一人擇鄉之三老爲之得與令丞尉以事相教孝弟力田一人嗇夫游口一人（三老嗇夫見官師傅韓延壽下）至武帝增置學官一人平帝置經師一人晉增置嗇夫二人校官椽一人（方畧吏一人書吏二人吏佐一人）後魏增置博士助教皆一人（學生四十人）唐置令一人從六品秩田五頃歲俸八百有五石丞一人從八品秩田三頃歲六十四石有五斗主簿一人正九品秩

田二頃五十畝歲俸十九石有五斗尉一人從九品秩與簿同坊正村正未詳其數學置長使一人學生三十五人則固猶漢魏也宋置知縣一人秩田六頃俸二十千丞一人秩田四頃俸十五千主簿一人秩田三頃俸十二千尉一人主學一人秩俸皆同簿增置忠翊郎巡檢一人承信郎監毘沙鎮酒稅一人忠翊郎監渭橋鎮酒稅一人元增置達魯花赤兼諸軍奧魯勸農事一人秩田二頃月俸鈔十有八兩縣尹一人秩與達魯花赤同主簿一人秩田一頃五十畝月俸鈔十有三兩丞一人秩田一頃月俸鈔十有二兩典史及尉皆一人見魏堯啓書戒石亭銘外月俸米八石鈔十兩教諭一人月俸二石鈔十兩至國朝縣爲臨潼三原所析遂裁尉及主簿巡檢止設知縣一人正七品月俸七石有五斗丞一人正八品月俸六石有五斗後丞又裁革典史一人月俸二石教諭一人訓導三人俸廩皆三石學生廩膳增廣皆二十人陰陽訓術一人醫學

訓科一人僧會一人道會一人額吏十有二人司吏三人典吏八人儒學司吏一人司吏月糧三斗

高陵縣志卷之三終

呂涇野先生高陵縣志卷之四

官師傳第八

周嬴公子市秦昭襄君之弟也赧王二十四年昭襄封市爲高陵君嘗進退不請又是時市弟悝爲涇陽君而昭襄舅魏冉爲穰侯共理秦政皆專恣自用

漢趙周武帝元鼎二年爲丞相封高陵侯父夷吾爲楚王戊太傅諫諍而死周其賢者之後與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後徙杜陵宣帝地節元康間爲左馮翊嘗治高陵獄蓋行縣至高陵民有兄弟訟田者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爲郡表率不能宣明教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閤思過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此兩兄弟者深自

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延壽大喜開閤延見酒肉與相對飲食勉勵以意告鄉部以表勸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歙然莫不傳相敕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詞訟自言者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也成帝建始初爲高陵令初尊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爲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後以高第擢爲安定太守有治績又擢爲司隸校尉中書謁者令石顯專權爲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畏事顯尊因奏衡無大臣體奏曰衡譚位三公與五常九德以總方畧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爲職如中書謁者令石顯等專權擅勢大作威福爲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享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面賞等西鄉

衡更爲賞布東鄉席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百官共職萬衆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爲小惠於公門之下動不中禮亂朝廷爵秩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問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臨到衡安坐不變色改容驕慢不敬有詔勿治謫尊高陵令

是時成帝新即位重傷大臣乃下御史丞問狀劾奏尊塗污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家奉使不敬詔左遷尊爲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山羣盜傰音明音倚姓也宗等校尉傅剛逐捕歲餘不能擒或說大將軍王鳳鳳遂薦尊爲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旬月盜淸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也成帝鴻嘉閒封高陵侯初方進家世微賤至方進父翟公好學爲郡文學方進年十二三失父給事太守府爲小史號遲鈍數爲掾史詈辱方進自傷廼詣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方進心喜因病歸家欲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讀經博士

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射策甲科爲郎二三歲舉明經遷議郎累官丞相司直司隸校尉及京兆尹後擢丞相封高陵侯食邑千戶後母尚在方進內行修飭供養甚篤及後母終既葬三十六日除服起視事以爲身備漢相不敢踰國家之制爲相公潔請託不行郡國持法深刻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才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閒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劾王鳳王立諸姧相業甚顯劾咸信曰邪枉貪污營私多欲皆知陳湯姦佞傾覆利口不軌而親交賂遺以求薦舉後爲少府數饋遺湯信咸幸得備九卿不思盡忠正身內自知行辟無功劾而官婚邪臣欲以徼倖苟得無恥孔子曰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咸信之謂也過惡暴見不宜處位臣請免以示天下奏可初咸信官薄皆在方進右及方進爲相皆不平咸又嘗以事詰責方進方進心恨之若陳湯則大將軍王鳳王音所厚者也又劾咸曰咸前爲九卿坐爲貪邪免自知罪惡暴陳依託紅陽侯立徼倖有司莫敢舉奏盲濁苟容不顧恥辱不當蒙方正舉備內朝臣并劾紅陽侯立選舉故不以實有詔免咸勿劾立　劾立曰素行積爲不善衆人所共知邪臣自結

附託爲黨庶幾立與政事欲獲其利今立斥逐就國所結交尤著者不宜備大臣爲郡守案後將軍朱博鉅鹿太守孫閎故光祿大夫陳咸與立交通厚善相與爲腹心有背公死黨之信欲相攀援死而後已皆內有不仁之性而外有儁材過絕於人勇猛果敢處事不疑所居皆尙殘賊酷虐苛刻慘毒以立威而無纖介愛利之風天下所共知愚者猶惑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言不仁之人無所施用不仁而多材國之患也此三人皆內懷奸猾國之所患而深相與結信於貴戚姦臣此國家大憂大臣所宜沒身而爭也請免博閎咸歸故郡以消奸雄之黨絕羣邪而望奏可先是方進劾立狡猾不道請下獄成帝曰紅陽侯朕之舅不忍致法惟遣就國陳咸亦憤死

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議郎李尋說方進退位方進方憂而上聽星士蕢麗之言賜冊令自殺

冊曰皇帝問丞相君有孔子之賢孟賁之勇朕嘉與君同心一意庶幾有成惟君登位於今十年災害並臻民被饑餓加以疾疫溺死關門杜開失於守備盜賊黨輩吏民殘賊毆殺良民斷獄歲歲多前上書言事交錯道路懷姦朋黨相爲隱蔽皆無患慮羣下兇詭更相嫉妒其咎安在觀君之治無欲輔朕富民便安元元之念閒者郡國穀雖頗熟百姓不足者尙衆前去城郭弗能盡還夙夜未嘗忘焉朕惟往時之用與今一也百姓用度各有數君不量多少一聽羣下言用度不足奏請一概增賦稅城郭堧及園田過更算馬牛羊增益鹽鐵變更無常朕既不明隨奏許可後議者以爲不便制詔下君君云賣酒醪後請止未盡月復奏議令賣酒醪朕誠怪君何爲容容之計無忠固意將何以輔朕帥導羣下而欲久蒙顯尊之位豈不難哉傳曰高而

不危所以長守貴也欲退君位尚未忍君其孰念詳計塞絕奸源憂國如家務便百姓以輔朕朕既已改君其自思強食慎職使尚書令賜君上尊酒十石養牛一君其審處焉　其子宣襲爵高陵侯亦明經篤行君子人也

楊湛未詳何郡人成帝綏和間爲縣令與櫟陽令謝游皆貪猾不遜持郡短長前二千石數案不能竟及東海薛宣守左馮翊湛詣府謁宣宣設酒飯與相對接待甚備已而陰求其罪臧具得所受取宣察湛有改節敬宣之效迺手自牒書條其姦臧封與湛曰吏民條言君如牒或議以爲疑於主守盜馮翊敬重令又念十金法重不忍相暴章故密以手書相曉欲君自圖進退可復伸眉於後卽無其事復封還記爲君分明之湛自知罪臧皆應記而宣辭語溫潤無傷害意乃卽解印綬付吏爲記謝宣終無怨言而櫟陽令游自以大儒有名輕宣宣獨遣書顯責之然則湛亦可謂勇於知過者矣

段熲古迴苦迴二切火光也　字紀明武威姑臧人也明帝永平間爲陽陵令熲

之先出鄭共叔段西域都護會宗之從曾孫也頗少便習弓馬尙游俠輕財賄長乃折節好古學初舉孝廉爲憲陵園丞陽陵令所在能政後遷遼東屬國都尉及護羌校尉殺虜首以萬計再遷司隸校尉及太尉然曲意宦官爲士所短初頗與皇甫威明張然明並知名顯達京師稱爲涼州三明云

晉楊駿字文長宏農華陰人少以王官爲高陵令鎭軍府司馬後以后父超居重任遷車騎將軍封臨晉侯

潘尼（音穹）字正叔榮陽中牟人太康中爲高陵令少有淸才與從父岳俱以文章見知性靜退不競唯以勤學著述爲事著安身論以明所守

論曰蓋崇德莫大乎安身安身莫尙乎存正存正莫重乎無私無私莫深乎寡欲是以君子安其身而後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篤其志而後行然則動者吉凶之端也語者榮辱之主也求者利病之幾也行者安危之決也故君子不妄動也動必適其道不徒語也語必經於理不苟求也求必造於義不虛行也行必由於正夫然用能免或繫之凶享自天之祐故身不安則殆言不從則悖交

不審則或行不篤則危四者行乎中則患憂接於外矣憂患之接必生於自私而興於有欲自私者不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理之至也欲苟不濟能無爭乎私苟不從能無伐乎人人自私家家有欲衆欲並爭羣私交伐爭則亂之萌也伐則怨之府也怨亂既構危害及之得不懼乎然棄本要末之徒知進忘退之士莫不飾才銳智抽鋒擢穎傾側乎勢利之交馳騁乎當塗之務朝有彈冠之朋野有結綬之友黨與熾於前榮身扇其後握權則赴者鱗集失寵則散者瓦解求利則託刎頸之權爭路則搆刻骨之隙於是浮僞波騰曲辯雲沸寒暑殊聲朝夕異價駑蹇希奔放之跡鉛刀競一割之用至於愛惡相攻與奪交戰訕謗噂喈毀譽縱橫君子務能小人伐技風頹於上俗弊於下禍結而恨爭也不彊患至而悔伐之未辯大者傾國喪家次則覆身滅祀其故何耶豈不始於私欲而終於爭伐哉君子則不然知自私之害公也故後外其身知有欲之傷德也故遠絕榮利知爭競之遘災也故犯而不校知好伐之招怨也故有功而不德安身而不爲私故身正則私全愼言而不避欲故言濟而欲從定交而不求益故交立而益厚謹行而不求名故行成而名美止則立乎無私之域行則由乎不爭之塗必將通天下之理而濟萬物之性天下猶我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夫能保其安者非謂崇生生之厚而耽逸豫之樂也不忘危而已有期進者非謂窮貴寵之榮而籍名位之重也不忘退而已存其治者非謂嚴刑政之威而明司察之禁也不忘亂而已故寢蓬室隱陋巷披短褐茹藜藿環堵而居易衣而出苟存乎道非不安也雖坐華殿載文軒服黼繡御方丈重門而處成列而行不得與之齊榮用天時分地利甘布衣安藪澤沾體塗足耕而後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雖居高位享重

祿執權衡握機秘功葢當時勢侔人主不得與之比逸遺意慮沒才智忘肝膽棄形器貌若有能志若不及茍正乎心非不治也雖繁計策廣術藝審刑名峻法制文辯流離議論絕世不得與之爭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身安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未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忘所以獲存也若乃弱志虛心曠神遠智徙倚乎不拔之根浮游乎無垠之外不自貴於物而物宗焉不自重於人而人敬焉可親而不可慢也可尊而不可遠也親之如不足天下莫之能狎也舉之如易勝而當世莫之能困也達則濟其道而不榮也窮則善其身而不悶也用則立於上而非爭也舍則藏於下而非讓也夫榮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今之學者誠能釋自私之心塞有欲之求杜交爭之原去矜伐之態動則行乎至通之路靜則入乎大順之門泰則翔乎寥廓之宇否則淪乎渾冥之泉邪氣不能干其度外物不能擾其神哀樂不能盪其守死生不能易其眞而以造化爲工匠天地爲陶鈞名位爲糟粕勢利爲埃塵治其內而不飾其外求諸己而不假諸人忠肅以奉上愛敬以事親可以御一體可以牧萬民可以處富貴可以安賤貧經盛衰而不改則庶幾能安身矣

初應州辟役以父老辭位致養復舉秀才爲太常博士歷高陵令淮南王允鎭東參軍元康初拜太子舍人上釋奠頌頌曰三光迭運五德代微黃精既亢素靈乃暉有皇承天造我晉鐵祚以大寶登以龍飛聖容洵穆侍講誾誾抽演微言啓發

聖眞探幽窮賾溫故知新日皇儲
后體神含幾茂兆吉先見知來動微出爲宛令在任寬而口縱恤隱勤
政厲公平而遺人事入補尙書郎俄轉著作郎爲乘輿箴辭曰易稱有天地然
後有人倫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傳曰大孝天地其次君臣然君臣父
子之道天地人倫之本未有以先之者也故天生蒸民而樹之君使
司牧之將以導羣生之性而理物之情豈以寵一人之身極無量之
欲如斯而已哉夫古之爲君者無欲而至公故有茅茨土階之儉而
後之爲君有欲而自利故有瑤臺瓊室之侈無欲者天下共推之有
欲者天下共爭之推之之極雖禪代猶脫屣爭之之極雖劫殺而不
避故曰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安可求而得辭而已者
乎夫修諸己而化諸人出乎邇而見乎遠者言行之謂也故人主所
患莫甚於不知其過而所美莫美於好聞其過若有君於此而曰予
必無過雖其言而莫之違斯孔子所謂其庶幾乎一言而喪國者也
蓋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雖以堯舜
湯武之盛必有誹謗之木敢諫之鼓盤杅之銘無諱之史所以閑其
邪僻而納諸正道其自維持如此之備故箴規之興將以救過補闕
然猶依違諷諭使言之者足以自誡先儒既援古義舉內外之殊而
高祖亦序六官論成敗之要義正辭約又盡善矣自虞人箴以至於
百官非唯規其所司誠欲人主斟酌其得失焉春秋傳曰命百官箴
王闕則亦天子之事也足以爲王者總萬機而撫四海觴羣才而審
所授孜孜於得人汲汲於聞過雖廷爭面折猶將祈請而求焉是以
不量其學陋思淺困負擔之餘當試撰而述之不敢斥至尊之號故
以乘輿目篇蓋帝王之事至大而古今之變至衆爻繁而意詭意局

而辭野將欲希企前賢髣髴崇軌譬猶邱垤之望華岱恒星之繫日
月也其不逮明矣頌曰元元遂初芒芒太始清濁同流元黃錯跱上
下弗形尊卑靡紀赫胥悠哉大庭尙矣皇極啓建兩儀既分彝倫永
叙萬邦已紛國事明王家奉嚴君各有攸尊德用不勤羲農已降暨
於夏殷或禪或傳乃質乃文太上無名下知有之仁義不存而人歸
孝慈無爲無執何欲何思忠信之薄禮刑實滋既譽既畏以侮以欺
作誓作盟而人始叛疑煌煌四海靄靄萬乘匪誓焉憑左輔右弼前
疑後丞一日萬機業業兢兢夫出其言善則千里是應而莫予違亦
喪邦有徵樞機之動式以廢興殷鑒不遠若之何勿懲且厚味腊毒
豐屋生災辛作璇室而夏興瑤臺糟邱酒池象箸玉杯厥肴伊何龍
肝豹胎惟此哲婦職爲亂階殷用喪師夏亦不恢是以帝堯在位茅
茨不剪周文日昃昧旦丕顯夫德輶如毛而或舉之者鮮故獲有慙
德武未盡善下世道衰末俗化淺躭樂逸遊荒淫沈湎不式古訓而
好是佞辯不遵王道而覆車是踐成敗之效載在先典匪惟淩夷厥
世用殄故曰樹君如之何將人是司牧視之猶傷而知其寒燠故能
撫之斯柔而敦之斯睦無遠不懷靡思不服夫豈厭縱一人而玩其
耳目內迷色外馳逐不修政事而終於顛覆昔唐氏授舜舜亦聲荒
命禹受終納祖丕丞天序放桀惟湯尅殷伊武故禪代非一姓社稷
無常主四嶽三塗九州之阻彭蠡洞庭殷商之旅虞夏之隆非由尺
土而紂之百尅卒於絕緒故王者無親惟在擇人傾葢惟舊白首乃
親望由釣夫伊起有莘負鼎鼓刀而謀合聖神夫豈借官左右而取
介近臣葢有國有家者莫云我聰葢此面從莫謂我智聽受未易甘
言美疢鮮不爲累由夷逃寵遠於脫屣奈何人主位極則傷知人則
哲惟帝所難唐朝既泰四族作姦周室既隆而管蔡不虞匪我二聖

執彌斯患若九德咸受雋乂在官君非臣莫治臣非君莫安故書美康哉而易貴金蘭有皇司國敢告納言　及趙王倫纂位孫秀專政忠良之士皆罹禍酷邑遂疾篤取假拜掃墳墓聞齊王冏起義乃赴許昌冏引爲參軍與謀時務兼管書記事平封安昌公歷黃門侍郎散騎常侍侍中祕書監永興末爲中書令時三王戰爭皇家多故邑職居顯要從容而已雖憂虞不及而備嘗艱難永嘉中遷太常卿洛陽將沒携家屬東出成臯欲還鄉里道遇賊不能前病卒於塢壁

（唐）崔元暉（博陵安平人本名曅武后時有所避改焉高宗開耀永淳閒爲縣主簿初元暉少以學行稱叔父祕書少監行功器之旣舉明經爲縣主簿居父喪盡禮廬有燕更巢共乳母盧氏有賢操嘗遺書戒元暉書云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子姓仕宦有言其貧窶不自存此善消息若買貨盈篋慾惡也吾常以爲確論比見親表仕者務積財以奉親而親不究所從來必出於祿稟則善如其不然何異盜乎若今爲吏不能忠清無以戴天履地矣　故元暉以

清白名母亡哀毀甘露降庭樹以庫部員外郎累遷鳳閣舍人長安元年爲天官侍郎不受私謁執政忌之改文昌左丞不踰月武后曰卿向改職乃聞令史設齋相慶此欲肆其貪卿爲朕還舊官厚賜綵物三年授鸞臺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兼太子左庶子四年遷鳳閣侍郎以誅二張功爲中書令博陵郡公後封爲王

鄭儋 舊志云爲高陵尉時常與賓客投壺飲博平居廉靜據几終日號白雲翁云

姜晦 秦州上邽人累爲高陵令治有聲遷長安令人畏愛之開元初擢御史中丞先是永徽顯慶時御史不拜宰相銜命使四方者廷中揖見後稍屈下晦獨徇舊體由是臺儀復振轉太常少卿時國馬乏晦請以詔書市馬六胡州率得馬三十署游擊將軍詔可閑廐乃稍備除黃門侍郎辭不受改兵部滿歲爲吏部侍郎主選曹吏嘗請託

爲姦前領選者周棘扈籓檢室內外猶不禁至晦悉除之亦無防限然處事精明私相屬請罪輒得皆以爲神始晦革舊示簡廷議恐必敗既而贓賕路塞流品有叙衆乃服後因兄皎被放貶春州司馬徙海州刺史卒

蔣沇萊州膠水人專潔博學少有名以孝廉授洛陽尉處事平剖斷精允羣僚莫敢望與兄演溶弟清俱爲才吏有名天寶開至乾元中令高陵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敕麾下曰蔣沇賢令供億當有素士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遷長安令累官刑部郎中御史中丞大理卿持法明審號稱職德宗出奉天沇奔行在爲賊所拘欲誘署僞職沇絕食不應命竄伏里中京師平乃出擢右散騎常侍卒

韋應物京兆人代宗永泰閒以京兆府功曹攝縣尉林寶姓纂云應

物周逍遙公敻之後左僕射扶陽公待價生司門郎中令儀令儀生鑾鑾生應應物應物生監察御史河東節度掌書記慶復李肇國史補云應物性高潔鮮食寡欲所居焚香掃地而坐其爲詩馳驟建安以還天寶時扈從遊幸疑爲三衛自高陵尉後大歷閒爲鄠縣櫟陽令以疾辭歸善福精舍建中二年除比部員外郎出爲滁州刺史改江州追赴闕改左司郎中貞元初又歷蘇州故有集曰韋蘇州云其縣居時書情寄三原盧少府有詩二篇直方難爲進守此微賤班開卷不及顧沈埋案牘閒兵凶久相殘徭賦豈得閒促戚不可哀寛政身致患且夕思自退出門望故山君心倘如此攜手相與還　悠悠遠別離分此歡會難如何兩相近反使心不安亂髮思一櫛垢衣思一浣豈如望友生對酒起長歎時節異京洛孟冬天未寒五陵多車馬日夕自遊盤獨我何耿耿非君誰爲歡

李晟字良器其先洮州臨潭人後因仕進遷京兆葢高陵云今縣南十里渭河北干有晟冢并裴度所撰神道碑而冢旁居民李大祿自

云相傳爲晟後唐書言晟屯東渭橋或其地也然晟傳言請貫萬年則又不可知或者晟葬之後子孫家高陵云詳見祠廟志

韋夏卿字雲客京兆萬年人性通簡好古有遠韻少邃於學善文辭大歷中與弟正卿同舉賢良方正皆策高第授高陵主簿累遷刑部員外郎時仍歲旱蝗詔以郎官宰畿甸授奉天令課第一改長安令轉吏部郎中擢給事中出爲常蘇二州刺史後召爲吏部侍郎時從弟執誼在翰林嘗受人金有所干請密以金納夏卿懷中夏卿毀壞不受曰吾與爾賴先人遺德致位及此顧當如是哉執誼大慚轉京兆尹太子賓客檢校工部尚書爲東都留守辭疾改太子少保卒

劉仁師彭城人也穆宗長慶閒爲縣令仁師武德中名臣刑部尚書德威之五代孫大歷中詩人商之猶子也少好文學有籌畫歷尹劇縣皆以能事見陟既令高陵初涇水東行注渠釃而爲三以沃關中

後或壅遏不行仁師乃爲民吏水道杜私竇遵正令以成四渠民遂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生子以劉名之時學士劉禹錫撰去思記縣內

大夫鮮有遺愛在其去者非有卓然異績安能久而愈思太和四年高陵人李仕清等六十三人具前令劉君之德詣縣請刻金石縣令以狀申府府以狀考於明法吏吏上言謹按寶應詔書凡以政績將立碑者具所紀之文上尚書考功有司考其詞宜有紀者乃奏明年八月庚午詔曰可令尚書其章明有以結人心者揚搉於道周云涇水東行按部式決洩有時畎澮有度居上游者不得壅泉而顓其腴每歲少尹一人行視以誅不式兵興以還寖失本根涇陽人果壅而顓之私開四竇澤不及下涇田獨肥他邑爲枯地力既移地征如初人或赴訴泣迎尹馬而占涇之腴皆權倖家勢足以破理訴者覆得罪由是咋舌不敢言長慶三年高陵令劉君勵精吏治視人之瘼如瘭疽在身乃循故事考式文暨前後雜條又以新意請更水道入於我里杜私竇使無棄流遵正令使無越制别白纖悉列上便宜條吏依違不決居二歲距寶歷元年端士鄭覃爲京兆秋九月始具以聞事下丞相御史御史屬元谷實司察視持詔書詣白渠上盡得利病還奏上以谷奉使有狀乃俾太常撰日京兆下其符縣主簿譚孺直實董之冬十月百衆雲奔憤與喜并口謠手運不屑鼛鼓揆功十七八而涇陽人以苛計賂術士上言白渠下高祖故墅在焉子孫當恭敬不宜以畚鍤近阡陌上聞命京兆立止君馳詣府控告具發其以賂致前事又謁丞相請以顙血汚車茵丞相彭原公斂容謝曰明府眞愛人陛下視元元無所恪弟未周知情僞耳卽入言上前翼日果

有詔許訖役仲冬新渠成涉季冬二日新堰成孺直告已事君率其
僚躬勞徠之烝徒讙呼奮袂而舞咸曰吞恨六十年明府雪之擿奸
犯豪卒就施爲請名渠曰劉公堰曰彭城按股引而東千七百步其
廣四尋而深半之兩涯夾植杞柳萬本下垂根以作固上生材以備
用仍歲旱沴而渠下田獨有秋渠成之明年涇陽三原二邑又擁其
衝爲七堰以折水勢使下流不厚君詣京兆索言之府命從事蘇持
至水濱盡徹不當擁者由是邑人享其長利生子以劉名之君諱仁
師字某彭城人既有績於高陵轉召應令俄兼檢校水曹員外郎充
渠堰副使賜朱衣銀章時相愛其能表爲檢校屯田郎中兼侍御史
幹池鹽於蒲錫紫衣金章歲餘以課就加中執法理人爲循吏理財
爲能臣一出於清白故也先是高陵蒙被惠風而惜其捨去發於胷
懷播於聲詩今采其旨而變其辭志於石文云噫涇水之逶迤溉
我公兮及我私水無心兮人多僻錮上游兮乾我澤時逢理兮官得
材墨綬移兮劉君來能愛人兮恤其隱心既公兮言既盡縣申府兮
府聞天積憤刷兮沉痾痊劃新渠兮百畝流行龍蛇兮止膏油遵水
式兮復田制無荒區兮有良歲嗟劉君兮去翺翔遺我福兮牽我腸
紀成功兮鐫美石
永信詞兮昭懿績

譚孺直不知何郡人穆宗寶歷元年爲縣主簿是年冬佐尹劉仁師
治涇水凡二月而成

杜惠襄陽人晉當陽侯預之遠孫也嘗爲縣令見唐書世系表其政

事未詳

拓拔思忠夏州人嘗從兄思恭討黃巢拒賊於渭橋表有鶻射之沒羽賊駭之遂先士卒戰歿僖宗贈宥州刺史祠於渭陽夫思忠非我族類忠勇若此性固不分於中外貴賤果然哉以其沒於高陵也故收之此若不收思忠眞虛死矣豈錄善無外者之意哉

宋裴莊字端己閬州閬中人莊在蜀以明經登第歸宋歷虹縣尉爲縣主簿本府詔權司類掾轉運使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視事本局徐謁道左德驤稱其有守授權忻州錄事參軍雍熙三年命將巡邊以莊掌隨軍糧料官至光祿卿卒年八十一

朱革紹聖元年爲縣令始至縣境兼并强梁者束手遠遁踰年政成境內安堵初建宣聖廟暨儒學落成之初士始知向學邑民大悅

吳嘉柔不知何郡人紹聖元年為縣尉佐革創修學宮及宣聖廟

仲師道字聖源一字彝叙少從張載學於長安豹林谷以蔭補奉職紹聖間為縣令常憂恤民隱循行阡陌又時與騷人墨客賦詩歌詠邑大治後官至太尉宋史有傳

趙天佑字亮功華州人紹聖四年攝縣尉佐种聖源為政有名稱蓋一時文人也遺詩六篇出郊見新花折贈宰公輔之云　和風習習氣初新紅杏黃梅暖意勻見說宰公渾未賞為君分得一枝春　送封道云相送河梁畔當風酒易寒清歌臨渭水古道入長安秋草寒雲斷野橋霜葉乾知君為政暇時抱素琴彈　春日水邊送人云柳邊把酒離人起欲行不行情未已已把垂楊折贈君落花更逐東流水　閑適云地僻經過少齋空自閑山厨引泉入僧閣看雲還古木緣黃鼠疎籬過白鷴水清長見影空嘆鬢毛斑　冬日野步云凍野難舒步猶憑酒力溫晚鴉噪寒木歸犢入煙村景短沉山速林疎墜霧昏歸來問鵝鴨稚子掩柴門　歸得書信云見說葡萄新撥醅故園桃李一時開揚鞭意氣誰能遏拂面春風躍馬來　春夜云春夜西園行西鄰月共明不聞人語笑戛戛秋千聲

范棟不知何郡人崇甯四年知縣事奉詔重修宣聖廟蓋自朱革創

建之後至是益廓大矣是時佐之者主簿馬宗佑縣尉傅完也
張讞崇甯閒以承務郎監商州酒稅權知縣管句學事兼管句勸農公事嘗礱石建八行八刑條碑是時學長李希伋權學諭史敔直學吳若虛教諭胡巨源將仕郎縣尉管句學事李凱三班奉職監縣酒稅權主簿張憲皆佐讞以治者也
焦積河東人政和閒爲縣主簿能佐其令李文開爲政以忠信爲本嘗爲文開作不欺堂記
崔詵政和閒以保義郎權縣尉又有田定以承信郎監毘沙鎮酒稅
王仲修以忠翊郎監渭橋鎮酒稅楊章以忠翊郎爲巡檢
金程章大定三年以從仕郎知縣事
張翱字子翔淄川人博學有才識大定十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北海高陵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後爲解鹽

副使自公之去高陵也去任已八載邑人曹璋率父老畫像構祠堂而事之將仕郎張建撰去思碑太史公序循吏傳曰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不矜能百姓無稱亦無過行淄川張翱博學有才識著名於時大定十三年登進士第釋褐授單州軍事判官尋遷狄道高陵北海三縣令東京留守推官今為解鹽副使自公之去高陵也既更三考而民猶念之豈非有愛民之誠心教之以孝弟廉恥不為鈎鉅詭異之行雖嘗加刑責者亦服其義而稱誦之初公之蒞職於是也有訴其男毀奪女娣之粧奩者公以子之長幼妻之前後諭之其人悔悟而去有婣娅不睦日相詬詈聲徹縣署公遣女婢以義責之其人慚而止三期之間所斷訟獄不曾數十百使人修省改過皆此類也歲或亢旱公為之虔禱無不感應士或惰學公為之誨諭無不勸勵今蒙古丞相夾谷公尹京兆暨陝西路提刑使相德公同尹日凡幕職有闕必委公攝其事非廉能夙著何以致此公解職之明年朝廷遣使廉問備得公善政之詳不數歲三遷其職任邑人曹璋率諸父老繪公之像構祠堂而事之朝夕瞻望而不忘其德如周人勿翦甘棠而思召公也明昌五年季春友人王彥達赴試來京師丐文於余余曰昔子產為政三年而人歌之孔子所以謂古之遺愛者以其久而不忘也今張君去職八年而人尚思之是亦古之遺愛也余既嘉張公之善政且喜高陵之民不忘公之德

張鼎字君寶其先汴人後流寓籍本縣中統二年權充縣丞重修儒

學建大成殿三檼後之作者皆因是焉

元王珪至元七年以敦武校尉知縣事兼諸軍奧魯勸農事自此年至至正八年歷世成武仁英順六帝中間知縣事兼諸奧魯事者蓋二十餘人其陳天瑞則主簿也曰張濤十一年以從仕郎任張翼十四年以將仕郎任郭泰十七年任武貴二十年以敦武校尉任邢霆二十五年以從仕郎任李瑨二十八年以從仕郎任王大用元貞二年以從仕郎任楊翰以徵仕郎任郭艮弼至大元年以徵仕郎任盧佐延祐元年以承仕郎任梁才茂延祐五年以承務郎任王賦至治三年以從仕郎任尉公明後至元三年以承仕郎任崔補顏五年以從仕郎任任某至正二年以從仕郎任張從益以承仕郎任邪律正四年以從仕郎任張已石八年以承務郎任陳天瑞成宗大德年間為縣主簿

張嵒大德年間以從仕郎知縣事兼諸軍奧魯勸農事有善政去後人思之前中臺監察御史奉訓大夫郭松㵾撰記記曰郡縣守令公忠亮直泛應曲當廉以勵其操和以同其眾敏以集其事耐以持其久加之不畏彊禦不計得失卓爾有立者其庶乎吾於縣侯張君可以言矣君名嵒字

子高其先世爲北京人世爲宦族其父嘉議公有文武才爲人沉鷙勁邁倜儻不羈喜功名重然諾至元中天子恢宏祖業大舉伐宋圍襄陽公使交趾還詔公以中參政行省幕議兵事江南平以功授官五遷而至嘉議大夫東京總管兼開封府尹所在聲績表表卒於官君始用廕授官起家爲西安盩厔令政尚寬平再遷從仕郎高陵令高陵古爲劇縣縣有白渠之利引涇水灌溉田極膏腴歲收人倍他邑以故官置屯田輸穀貯縣倉恒以萬數歷三二歲主者慮變腐符縣下其直與民爲兩濟法而縣官貪恣多詭糴轉賣利其贏餘民不獲惠坐是爲下所訟憲司窮竟其事訊鞫論罷縣爲一空其罷者誣縣俗喜告訐使不得與侘厚俗嗇民噎默含垢無所控雪君到視其人和以良察其吏敬以勤曰嘻易治也向者誣耳民聞相賀曰吾邑得賢侯以直吾枉大幸於是縣多滯訟而戶婚爲尤甚歲十月務閑吏抱成案追其人赴縣日日辨對讙呶涉冬入春至務再停乃已十月復入初至有十餘年不杜絕者吏因緣爲姦人至破產無所告訴於是參考辯理懸示法例絕其請謁使賄賂不得通既灼見情實山判不搖旬時之間吏民厭服惟所命是聽是後縣廳寂然無復鬬訟聲上官聞其能有佗疑獄常使君停法讞決之號廉平每歲行春勸農褐衫席帽從吏卒三數輩親載糒糗所至集鄉社民教之服田力穡仰事俯畜而人亦化君行自不爲浮薄游惰事家以給足異時賦役煩數急於星火君乃消息百姓知其強弱爲役先後知其貧富爲賦多少其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及文學之士可諮詢以政者必編表禮敬之以牖民俗諄諄然有古循吏風政閒則獨居一室左經右史與聖賢相對至於奉上接下柔而有立剛而無虐在任七年始終一致內外無與爲仇敵者省臺交章辟之代至請解當去吏民賫咨

戀慕至有感泣者於是相聚謀曰君於吾儕德至渥也著見成效闕而不書爲匪民耶廼謁文礱石記其遺愛以示永久云 銘曰猗歟邦君宜社宜人製錦不傷發硎而新君未至止吏多刻深有竭澤以漁有剝膚以侵君既至止展我心兮猗歟邦君不忮不求絃鳴一堂琴薦六轡君未至止嗷咻孔塡而夜有吠犬而川無恬鱗君既至止甯我神兮天之照我以風以雨有不則天胡俾我瘝遲君之來式歌且儛皇之愛我至優至渥有不承宣貽我大殼遲君之來休其爍爆衣我食我無寒無饑君今去矣云胡不悲勒文茲石以寫餘思

寇卞 涇陽人自耀遷縣尹有嘉政聲

宋九嘉 鄠縣人以奉政大夫爲縣令有文采好古博雅嘗集种師道趙天佑馮叔獻諸作勒石有序 高陵古縣更歷唐宋名人題咏不少獨有渭橋閣下宋京二石刻餘則冥然竊嘗怪之訪於故老士子知种太尉公作邑於是而趙亮公嘗攝尉焉余間登崇皇寺於其頹屋敗砌榛莽之下得諸詩皆隋唐人知其古跡尋既登閣則見太尉公行記與其友石君倚諸詞翰而進士飲醋言則誦亮功數詩乃命刊者摹拔舊題字而勒石君倚字畫媚秀可愛爲俗子所描貌遂與趙尉詩皆手爲書之畢刊矣乃得黃山先生帖於毘沙民家復得翰林馮公之墨蹟於南宮敗屋傾柱之上廼皆蠟紙刻焉种太尉公黃山老事業暴諸史名章章在天下固不必言亮公宋人迨事國朝與其鄉人喬元龍左先之游汴梁太學日沉醉無所事同舍以爲言不恤也忽一日醉中亮公高誦春秋而元龍草聖於壁上一舍盡驚當時謂之少華三先生漫郎書事者馮公

叔獻也今爲大理丞學問宏邃議論滚滚起人文章壯觀皆古風志節慷慨百折不屈四海學者尊師之九嘉求學京師時公在翰林實與之遊從而兄事之惟謹禮有加於師嘻余天資不事佛老而所集之書多在 宮寺益文忠公集古錄之遺意也觀者其亮之

魏堯啓縣人等爲本學教諭有善教聲等字或是當字之悞

明黃楨洪武中以監察御史來知縣事廉謹有爲後復前職永樂七年陞按察司僉事

張錦山東人正統間以國子生知縣事縣舊城隋大業七年築歲久頹圮錦新築之周四里三十步又曰五里三分公署學廟皆建之正統十四年也又善醫藥常命方制劑以施病者病者愈稽首衙前以謝日與他政相半焉

楊清字源璨雲南太和縣人以國子生知縣事蒞政五年慈祥愷悌上下交移不出吏手有古循良風後以憂去

張琦字鍾潤山西安邑人以書經魁任山東甯陽教諭景泰末年陞

天府尹王賢薦陞縣尹在任四年興利除害專以孝弟教人雖有詐名養親者亦蒙奬勞若訪獲逆子奸猾輒置之死於是頑夫悖子皆逃他境天性忠廉剛正而面貌蒼古人號鐵臉瀕死之日囊無羨貲丞欲啓庫取耗金以贈琦曰此其人所爲哉吾有數子耕者自能力田讀者自能力書足矣即取其管鑰并符籍付丞而死後其子曰岫官至都御史

郝紹夔字希賢山西絳州人正統十三年以易經魁任本縣教諭本學之科十年矣紹夔學規嚴整宅心公正而又勤於訓誨故任內三科連舉五人登進士者一人後士子思慕焉

崔瑜字廷玉山東行唐人天順初爲縣丞

全性字復初湖廣潛江人天順初任教諭

龐瑜字廷用四川南充人天順初任訓導

馬政河南柘城人天順閒爲縣尹亦能修舉廢墜

張傑字文英山東臨清州人由監生知縣事明法理有幹又善事上官增修學廟縣署不勞而起故當時上下以能吏稱滿任而去百姓留鞭

張尹字商任河南魯山人由舉人成化五年任教諭有孝行能以身教人生徒有貧窘者以麥粟周之九年秩滿轉長安生徒涕泣留鞮然在長安士子束修甚涼薄而張亦貧甚見高陵生又涕泣言其貧

段讓字遜之山西洪洞人成化十八九年以舉人知縣事是時年已耆艾然風流洒樂而善詩酒處百姓甚和至賄賂饋遺皆不禁二十一年關中大饑盜賊蜂起讓獲盜輒磔足梟首懸示四門雖當荒亂之時邑賴以安

侯輔字翼之河南洛陽人成化末年以舉人任教諭寛厚明敏涉獵

諸經羣史尤邃於易諸生亦知向學有長者風後子孫皆貴顯

劉安字定之趙州臨城人宏治初以監生知縣事秩俸之外毫髮不取身食倉米以馬通給爨人不敢干以私縣有刁猾數輩率刺探官府以爲衣食知縣官貪污即爲所制縛安盡革之於是此輩朋謀誣訟安具言所守上官反以爲不能而去之至今人思焉

翟先生宗器四川夾江人宏治初任訓導剛果有口亦能勤誨生徒有里長饋馬芻一車御史李伯起亦問去

楊舟字濟川河南孟縣人以舉人知縣事剛果有胸中氣文移皆自草左右不能欺子弟或取民財聞之輒蹴踢至流血身亦被氣幾斃後歸竟以中氣卒

高先生儒字宗伊四川瀘州人宏治三年以舉人任教諭身頎長美姿容博雅端正兼通五經下至醫卜書畫亦皆嘉妙勤於訓誨五經

輪日講解士子課業無少長皆逐首改正其獎善化惡如春風解冰有頑徒以私憾夜斷公座繩椅昧爽先生升堂坐跌僵仆乃徐起召諸生流涕自責諸生咸泣欲舉頑徒以懲之先生曰止是謀之不善也後頑徒亦自化是時涇陽三原富平渭南臨潼諸縣知名之士皆來就學俱有所獲而去渭南舉人李錦其一也官亦至知州先生教人以六德六行爲主而以冠昏喪祭鄉飲鄉射鄉相見爲條約歲終考德行朔望召士子冠履衣紳肄業條約故一時禮讓文物煥然可觀雖街民村叟皆知敬慕先生或以公事他出馬過而人嘆賞繼之秩滿諸生遂至渭河北岸涕泣而別後至京考部完陞武定府同知自是高陵舉進士者二人中鄉試者五人皆平日指授之徒也先生既謝武定而歸優游泉石猶以文章警勸瀘人然瀘通衢也高陵人商賈四川者必至瀘問起居先生待之若親戚子弟其於當時諸生

生死仕隱未嘗不致問焉高陵人今皆謀立去思碑

和先生纁字廷秀河南獲嘉人宏治六年以國子生任訓導然年已耆艾慷慨坦易處諸生若父子是時瀘州先生方以文行敎諸生則謂士子曰講經有汝高師誦經則我課業有汝高師勤業則我於是夜四鼓輒起令斗級二人持燈火身詣諸生號門召諸生誦讀無燈火者以所持者與爇之遲五鼓再至無書聲者則呪罵百端或以掌擊其面背書不過者亦如之夏月坐齋督年少諸生誦書比午渴則令家人具漿水飯煮蒜薹爲葅以飼之諸束修節令之饋不問多寡家不給或取諸富徒至諸生之貧者則又輒以假之不計也秩滿而去士子涕泣送之其懷思與瀘州先生等故登進士舉人者亦先生之功

楊先生蓁字實夫四川宜賓人勤爲諸生講授經旨其說能簡明發

道理

尹本字邦甯直隸開州人由舉人知縣事少洽書經極力鑽研屢經師授雖一題或有數說至臨政不能自達於是奸猾得志氣燄獨無告然其人慈良寬厚無毫髮害民心此不知何也後致仕去

朱璜字敷威山西陽曲人宏治十二年以舉人知縣事剛方有爲能鋤強暴以綏良善刁猾遠遁廳衙清肅六事駸駸乎舉矣而又善遇上官至摘隱而問應答如響於是諸司皆以爲能後陞平涼苑馬寺丞

陸宗四川名山人宏治十二年任縣丞樸實不詭廉謹自奉是時陽曲朱君方勇於有爲而宗凡所承受罔不立辦有老當益壯之志尋致仕去

郭文忠字質夫四川眉州人由隴西令謫教諭慷慨樂易心無嫉忌

嫌疑每三日課諸生或自具饌以飼諸生有不至者則涕泣自責後陞宜君令

賀璠字寶之山西崞縣人正德初由舉人知縣事閑雅安靜自奉澹泊請託不行雖謁尊官貴客亦無窘步又知百姓窮苦毫髮不橫征但不能禁戢豪疆或惑於左右耳

辛九齡字希張山西蔚州人由海鹽令調知縣事動靜安肆顧瞻有威上下體統似亦不失然寵信左右左右人或挾取民財亦不禁也

李應奎字文輝山西平定人任教諭能勤於訓誨而甘乎淡薄有二弟皆撫教之成立至舉人其後二子念愈又皆舉進士高第亦嘗師事涇野子

劉學禮字汝立四川廣安州人由鴻臚寺鳴讚知縣事其之任時中書舍人信陽何景明及今吏部侍郎內江張朝皆有贈序多言涇野

子事不及錄葢劉初甚欲有為也然未久以憂去

翟淸字汝揚直隸大名人正德十三年由舉人任知縣為人坦易不詭然以他事詿誤去尋改還藍田縣

張廷燧河南光山人正德十三年任縣丞

屈萬端字宗本四川雙流人正德間任典史

黃炎字汝章四川嘉定人正德間以唐山訓導陞敎諭

邢琛字廷獻直隸祁州人正德九年由監生任訓導

程相字朝佐四川南部人正德十三年任訓導

鄧興仁字愛立河南洛陽人嘉靖元年由舉人知縣事能舉廢墜而多營繕

梁溫山西襄陵人嘉靖二年以監生任縣丞醕朴質實

韓鉞山西長子人嘉靖二年任典史

張閏四川越雋衛人以監生任教諭篤於訓誨而勤於學務其廟庭柏樹多其種植云

李瑜山西聞喜人任訓導

許伸字信甫靈寶人嘉靖五年以舉人知縣事

馬豸河南滎澤人以舉人知縣事

楊剛字潛夫直隸冀州人以監生知縣事忠信廉介士也

李嵩四川宜賓人由監生任訓導後陞咸甯教諭

羅尙朴字宗商四川營山人任訓導以親老告致仕於上官弗允也即日飄然西歸邑人頌美之尋提學聞其賢以幣行奬然已去矣縣尹訪其交游得耆老近渠張公蘭乃以幣託寄之公蘭遣其子齎幣至營山致印信回文以達上官而後已

劉祚字子延河南信陽人由舉人知縣事履任廉公不事詭隨上官

率惡其戇直而民情亦未太伸嘗述詩退思堂壁間以見志詩曰一官到此兩經春不愧蒼天不愧民神道有靈應識我去時還似到時貧

柏蓬山東章邱人嘉靖十五年任典史

苟完字廷璧四川西充人任教諭

周森四川倉溪人任教諭亦長文藝以他事詿誤去

崔鶴字九臯眞定衛人由舉人任知縣事

張貫中四川江安人嘉靖十七年任典史

高陵縣志卷之四終